

湯顯祖及其牡丹亭

張友鸞著

湯顯祖及其牡丹亭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任序

余昔告人：詞曲之業絕非小道。其內容必爲人情之所不能已，而爲詩文之所不能宣者；其藝則爲文學·音樂·與戲劇之聯合表現；其業則有作·唱·譜·演·考據·整理·六事。文字之作，不計工拙，搖筆者衆矣！歌唱之功，伶工與士大夫間，今尙不乏其人。製譜之學，自來手口相傳，未嘗筆之於書，今海內能者，三四人而已。搬演之道，雖有伶工傳習，但亦從無紀錄，數十年後，將與譜學同亡！至於考據與整理，則知之者益微，而事之者益鮮矣。學者就此六端，任擇其一而爲之，雖由童年，至於華顛，未能窮盡。必曰『小道』，蓋未嘗入其境，不知其別有天地，

否亦必爲傳統思想所錮蔽者耳。

張友鸞先生著此書，引證詳博，條理井然，所謂考據與整理者，不當如是耶？在不事其事者，必不料拈一劇本與其作家爲題，竟有如許意見可表。夫元明以來，名家·名著，何止湯氏一人，與牡丹亭一劇？所謂作·唱·譜·演，四端之中，皆有愈益博大之考據整理在，又何止每家專集有之？然而自來從事者鮮，所表者微，人多不察；此書一出，應足使人益信詞曲之業並不窮，而詞曲之道並不小矣。

文學·音樂·戲劇，皆民衆之事，非僅從事文學·音樂·戲劇者之事。天下事失其民衆者，必退，必廢，無支持餘地。牡丹亭之文字有民衆矣，其音譜未也，此必不容諱者。張先生曰：『雖然有許多人說牡丹亭曲譜的壞話，我們頂好不去聽他。』夫壞話所在，今日『不去聽他』固可，

當時若照湯氏原曲歌唱，民衆亦大都曰『不去聽他』，奈何！余於湯氏之曲，每憾其有句無章，有深刻而無壯濶，不能馳騁，從何學董西廂？特此爲南曲通弊，若專責此劇，並謂爲南曲中野狐禪，則其人心目中必又過於偏向琵琶記一類南曲，在有崑腔以後南曲言，似乎亦離民衆較遠矣。

張先生之書續續重版，必續續增訂，將益見湯氏與其著作之真，乃益見張先生考證之精，即益見詞曲爲學之大，是可預言者。

十八年十月，二北序於首都。

寫在任序後面

謝二北先生的序。

二北先生所說戲劇不能離開民衆，自然是不刊之論。不過我所說牡丹亭曲譜有許多人說壞話，頂好不去聽他。在我的意思，牡丹亭原曲，無非難唱一點，并不一定便離開民衆。假如他真是離開民衆，也不會被人嗜好傳到如今了。可見指牡丹亭曲譜不好，祇是一部人而非一般人也。至於『有句無章，有深刻無壯闊』兩語，確是南曲通病，而爲湯顯祖所不免，二北先生說我未曾說出的話，我是十分同情。

一部書必須有重版的機會，才能增訂他的錯誤。二北先生頌禱語，自當感謝，希望能夠辦到才好。

張友鸞 十，十一日

目次

任二北先生序

一 緒言

二 湯顯祖之思想與作品

三 牡丹亭在文壇上之地位

四 牡丹亭本事

五 牡丹亭之音譜與詞句

六 牡丹亭之女讀者

附錄

一 緒言

牡丹亭傳奇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經歷多少人的賞鑒，已成爲一部有價值而不可磨滅的作品。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，他並不止是一個文學家，而且足當時一個倔強的政治家。他因爲政治上的失敗，清議又不能得當道的採納，於是才拋棄一切，專門從事於文學著述。除牡丹亭傳奇外，還有許多名著，傳於後世。

湯顯祖少年時候，即享有盛大的文名，但這種文名，一方面固可使他在當時佔有一種地位；而另一方面，則使他因這文名而不能早在政治舞台

出現。那時張居正官居首相，想利用湯顯祖與沈懋學兩人，使他兒子張嗣修成名，湯顯祖却拒絕了不肯去。因為如此，一直到張居正死了的第二年，他才成進士。假使他早一點答應張居正，那時候恐怕已經做了地位很高的大官了。蔣士銓的臨川夢形容張居正派他老叔張不痴去求湯顯祖，形容得淋漓盡致。寫他一節對話於左：

.....

（張不痴）舍姪公相說，今科鼎甲，務選真正才人，吾兒嗣修，不消說是一個了；然宰相之子，不便大魁，只好中個榜眼。為此差我將狀元送與足下，探花送與沈兄。……

（湯顯祖）那沈君典怎麼說？

（張）他感激非常，即便托我帶他去拜謝提携之恩。兄今夜可打點新鮮

衣服，明日一同前去如何？……

（湯）極承見愛！但小弟新染一病，心神恍惚，手足酸麻，多分不能入場，求太翁婉言覆謝公相爲感。

（張）這是什麼話？兄難道不喜狀元及第麼？

（湯）自知福命淺薄，平生無此妄想，斷不敢當。

……

這位張不痴去求湯顯祖，是真是假，却也別無考證。不過那時却有一般自命高士號稱「山人」的，專以吹拍爲鑽營的技倆。他們雖不求高位，而必附權貴之門，如此，求利固可不勞而獲，而炙手可熱的力量，也足使他們不必另去求什麼高位，有了高位的人，力量是未必便如他們的。「山人」中最著名的莫如陳眉公，而陳眉公僞巧是湯顯祖瞧不起的一個人。故此有

公。這是另外的話，不去講他。且說有一天，湯顯祖與陳眉公相遇於王錫爵的家中，那時湯年甚輕，却對一般「山人」，表示鄙夷不屑的樣子。陳眉公心中不高興，口中却說不出，於是便想把湯顯祖考一考，挫挫他的威風。陳眉公告訴他，說近來蓋了一所別墅，請題一個名子。湯顯祖老實不客氣的說：「就用「可以棲遲」四個字罷。」原來陳眉公那時巴結王錫爵惟恐巴結不上，便使勁奔走於錫爵之子王衡之門，湯顯祖題字，正用的「衡門」之下，可以棲遲」的兩句成語。他這麼恥辱了陳眉公一頓，陳眉公除却忍受而外更無他法。但是，湯顯祖在政治上不能夠發展，多少却因中毒於小人，暗地裏被人家算計報復了。

以後，湯顯祖雖獲享文學上的盛名，而在政治上却是始終蹭蹬，不能

如意。這是他天生孤傲僻性使然，是無法可以青雲直上的。他因此在文學上能多用功夫，多寫一點書，倒未嘗不是「塞翁失馬」哩。

牡丹亭是湯顯祖少年時代所作；其後復作紫釵記，至於南柯，邯鄲，則著時較晚；紫簫記不曾做完，且因有阻碍不能及身付梨，這實是文學界的一個損失。但就這幾篇劇曲比較起來，自然還是牡丹亭價值最大，而且印入一般人心目中也最深。慢說他的情節出乎生死醒夢，即如他的詞藻，也非別部劇曲所可及。所以牡丹亭的讀者，差不多要與西廂記的讀者等量齊觀。所可惜的，他的讀者雖多，然僅僅乎爲一種欣賞，却見不到研究與批評的文字，偶然有一點，也只是鱗半爪，斷簡殘篇。

大概任何一個讀劇曲的人，讀到牡丹亭時候，總不免有些留戀，而且這種留戀，不但是「青春的悲哀」，有時且是「老年的悲哀」。用敢自忘

其愚，爲他寫了這麼一本東西，以供獻於悲哀者之前。內容差不多也只是
一本筆記而已，很不願意說這是自家研究的心得。雖則這麼一本筆記，但
因研究牡丹亭的人少，要把話說回來，又可以講這是研究牡丹亭者的一點
參攷資料。

二 湯顯祖之思想與作品

一個文學家。他自有他特殊思想，是人類最高的思想。說到湯顯祖，他超越的思想，却是一個「夢」字，所以他四個偉大的作品，都與夢有關聯。講到夢哩，倒不是湯顯祖一個人心中覺得有些奇異，古往今來許多文學家哲學家，他們都會注意過這個的：孔仲尼一夢就夢見姬旦；莊周夢見自己化成蝴蝶，還會栩栩然飛來飛去；莎士比哩，他更是最會做夢的了，做蟲子做花做草，他都夢得到。何以他們却做這些夢呢？是「日有所思，

夜有所夢」麼？曰：不然不然！大哲之夢，是不與愚俗相同的。愚俗不過就其現實上得到一個重映的印象；而大哲度的却是幻想生活，所以他們的夢，也只是幻想的夢。現實的生活，在大哲只是全部生活中的一部，不像愚俗拿他當作生活的全部的。夢本是自然的，却是他愉快的過程。大哲於現實的生活有許多不滿，但想找另一世界而又不可得，於是他們只好去幻想，只好去做夢。他們的幻想，就是他們的夢；他們的夢，實也就是他們的幻想。

二

湯顯祖的幻想，湯顯祖的夢，其實並不是他自己做的，而是別人做的。不過他對於夢甚為相信，無論此夢是別人夢的或他自己夢的。所以他

才將別人的夢，拿來擴大更衍一番，當作自己的夢做。他那偉大的作品，就叫作「玉茗四夢」。四夢所包含的是四個劇本：

1、紫釵記 以唐人蔣防所作霍小玉傳爲藍本，但其精髓是霍小玉之一夢，這個夢却可以說是湯顯祖做的。原傳上說，李益先與霍小玉互相繾綣，盟證河山，其後益竟負心，玉遂病矣。因資用屢空，便貸其紫玉釵，賂賂於人，使求音信，固不知益已婚盧氏也。——夕小玉忽然做了一夢，夢見一個黃衫丈夫，拉着李益，直入室來，叫小玉脫鞋。小玉猛然驚覺，始知是夢。乃和自己的母親說：「鞋是諧。大約夫婦還可再合；脫是解，必定再合之後，仍要分開。」果然，——後有黃衫俠客，挾益使赴玉所，小玉已自知不起，遂說道：「我爲女子，薄命如斯；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。慈母在堂，不

能供養；綺羅管弦，從此永休。微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我死之後，必爲厲鬼，使君妻妾，終日不安。」言畢，號哭而絕。李益從此就有精神病，每見鬼魂在其身畔，一近女子，便加疑忌。這本是一個悲劇，霍小玉一見李益，號泣而絕，實是因她夢中預兆不好的原故。這個夢，蔣防不曾做，只是湯顯祖代他做的。

2、邯鄲夢 這是流傳已久，普遍民間的一個故事。最先見於唐人李泌的枕中記，說是：有道者呂翁，經邯鄲道，就邸舍中休止。俄一少年盧生，亦止邸中，與翁接席，言笑殊暢。忽地少年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大丈夫生世不諧，而困如是乎？」呂翁問他：「何故發嘆道困？」他說：「大丈夫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如今已過壯年，猶勤田作，非困而何？」他說過話，不覺渴

睡來了，其時，主人王蒸黃梁爲饌，呂翁探囊中枕投之，邁：「枕此當榮適如意。」盧生睡後，果得一夢，先娶富家美女爲婦，後中舉，後做大官。中間雖曾不幸下獄，但終獲赦免。五子皆貴，孫十餘人。及年漸高，衰病而終。——盧生欠伸而悟，見方偃臥邸中，呂翁在旁，主人蒸黃梁尙未熟。盧生很驚訝的說：「難道是做夢嗎？」呂翁笑道：「人世的事，就是如此。」盧生恍然，再拜而去。此夢是一個淺近的寓言，但編作劇本，演來足以使功利主義者爲之動心的。湯顯祖編此劇時，亦曾參雜了自己的意思不少，把自己感覺上的話，都說了出來。所以後來宋荔苔看了此劇，特爲寫出一闕滿江紅，其結句云：「笑吾儕，半本未收場，如斯狀。」因之滿座歡，爲之罷酒。可見此劇的魄力了。又有人說，雲房度洞賓，和此

事大同小異，湯顯祖所編劇，當有一半取材於呂純陽集。

3、南柯夢 「南柯」二字，與「華胥」「黑甜」等字同觀。他的原
始，也是根據唐人小說，李公佐的南柯記。湯顯祖作南柯夢傳奇，
完全取材於那書，是毫無問題的。原記謂，淳于棼沉醉致疾，做白
晝之夢，入大槐安國，國王招他爲駙馬，命他爲南柯郡太守。功名
富貴，炫耀一時。後來槐安國與檀羅國交戰，淳于棼率領大軍，師
徒敗績，幸王不加罪。是月，其妻病死，乃辭南柯令，護喪赴國
，葬公主於國東十里盤龍崗。忽動歸念，國王遂派人送他回去。即
便驚覺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。於是循察夢中
所來往之處，在古槐樹下，發現一個大洞，有土積壤，像是城郭臺
殿，螳蟻數斛，聚其中，這是槐安國；又有一穴，直上南枝，也有

土城，這是淳于棼所領的南柯郡；又東去丈餘，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乃淳于棼葬妻之處；後又在宅東一里，見一大檀樹，藤蘿擁植，下也有一穴，也有螳蟻，這就是檀羅國了。淳于棼感「南柯」之浮虛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契心道門，絕棄酒肉，後三年，卒於家。

4、還魂記 一名牡丹亭，是湯顯祖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，要了解湯顯祖，先須懂得這一部書。書中說一女子與一男子夢中相晤，其後那女子死了，那男子追尋而來，又於夢中知那女子要復活，他便掘起復活的艷屍，雙雙而去。關於本事等等，另章已有詳說，此處且不多贅。

將此四夢，合起一看，就可以窺見湯顯祖思想的大略。但如王季重

說：「紫釵俠也，邯鄲仙也，南柯佛也，還魂情也。」這話說得彷彿有些像，實則却說得隔一層板壁。湯顯祖胸襟之中，無所謂俠，無所謂仙，無所謂佛，無所謂情。有如人問趙州和尚，趙州和尚說無，湯顯祖所知，却也正是這個「無」字。所以他左也給你一個夢，右也給你一個夢。如果他講的是俠是仙是佛是情，那他何不直接去寫，而要托之於夢？（可是，話又說回來了，牡丹亭果然是寫情的，但是夢中之情，是平常不同的情。）談到這個地方，我不覺想起做臨川夢的蔣士銓來，他有一段話說「四夢」說得很好，他道：

……然則何以作此「四夢」也？曷觀臨川之言乎：題牡丹亭曰，夢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；題紫釵曰，人生榮辱，生死何常，爲歡苦不足，奈何；題邯鄲曰，岸谷滄桑，亦豈尋常之夢耶？慨云如夢，醒

後何存；題南柯曰，人處六道中，顰笑不可失也，夢了爲覺，情了爲佛，境有廣狹，力有強劣而已。嗚呼！其視古今四海，一枕竅蟻穴中耳。在夢言夢，他何計焉！……

對啦，這「在夢言夢」四個字，也儘够他表現他的思想了。但是他願意去夢夢的憑據，却不僅這幾句話。何以知之？有信爲證：

湯顯祖與丁長孺書

……弟傳奇多夢語，那堪與兄醒眼人着目？兄今知命，天下事知之而已，命之而已；弟今耳順，天下事耳之而已，順之而已。吾輩白頭爲佳，無須過量，長與饒山水，盤阿窟言綽有餘思，視今閉門作閣部，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？

却又有人說：「別瞧湯顯祖，像煞有介事，如果說一句實話，他比如鄉農老嫗，見神見鬼的。彗星見，他便跟在別人後面，大嚷什麼災難，做那老長的文章。那甚麼「四夢」，還不是說神道鬼嗎？哼！湯顯祖不過比鄉農老嫗，略高一籌，會寫幾個字，會做一兩篇動人的文章；却說是甚麼文學家的思想，又說是甚麼文學家特殊的思想！」

這位先生的話，聽來倒也不錯，只是我們要曉得，文學不比科學，所以文學家也不比科學家那般老實。抱着一枝花草，只去分別他是隱花顯花，那是科學家，不是文學家；文學家的眼中，也許看那一枝花草是美人，是一個活的生物。科學家說的鬼，的確是鬼，他有真實的根據；文學家說的鬼，却是着要，做不得準的。湯顯祖跟着別人後面嚷彗星災變，那

不過借此機會，罵一罵幾個當權的大臣，他真心却不能便因此證明他相信彗星是有災變的。卽如他的「四夢」，說夢說鬼，反正也無非信手拈來，描寫一番，他又何常將夢將鬼認得頂真哩。這一點我們應當先將他看透澈，用死板眼光去批評一個文學家，那就不免要上當的。

四

另一人說：『你的話也許不錯，但這總是你說的，不是湯顯祖自己說的。湯顯祖不是號「若士」嗎？他號「若士」，便有仙佛的思想存在腦中，如何你還說他不迷信？』我聽了此人的話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，連忙請教，問他有何根據？他就指一段書與我瞧：

……說者謂臨川更名若士，本有欲仙之意。按淮南子：盧敖游乎北

海，經乎大陰，入乎元闕，至於蒙殿之上，見「若士」軒軒然方迎風而舞。盧敖與之語，「若士」粲然而笑，舉臂竦身，遂入雲中。

又却正釋訓盧敖翺翔乎元闕，「若士」竦身乎雲霄。「若士」者，

古仙人名。臨川於考注削籍後，凡念一空，時涉遐想，其述盧生之

夢襲「若士」之名，蓋有取於淮南子，其說不爲無見。（小說叢考）

湯顯祖字若士，這「若士」二字，是否他在攷注削籍之後，才取來做

字，這是第一個疑問。因爲明史列傳中只說：「湯顯祖字若士，臨川人。

……」并未說：「湯顯祖，臨川人，……於攷注削籍後，更名若士。……」

這個既無根據，我們當然難於相信小說叢攷的話了。再，「若士」是不是

神名，也還待考：在淮南子上，并未說盧敖見仙人，仙人名「若士」；淮

南子上僅說，盧敖「見一士焉，」「若士者粲然而笑。」第一句不用說，

第二句「若士者」這個「若」字與「者」字，是不可不注意的，用言語來解釋，應作「像是讀書的人」，并不可說「若士乃仙人者」。如說「若士」乃仙人之名，則盧敖既未問詢，怎麼知他名「若士」呢？如說盧敖本知他是仙人，又知他名叫「若士」，那麼，又何必說「見一士焉」，直說「見若士焉」，豈不得啦？後面「若士舉臂而竦身」，這個「若士」，當然也做「若士者」一般解法，照樣萬萬不可說這便證實是仙人的名字。——這些，只是咬文嚼字的話，不過我們順便拿來解釋湯顯祖沒有甚麼迷信思想罷了。

五

然則湯顯祖的思想就只是「夢的思想」嗎？——話却不是這樣說，本來

也無所謂「夢的思想」的。因為他感到人生生命短促、電光火石般的一個過程，覺得沒有什麼重視的必要，反正也和做夢差不多。紫釵，南柯，邯鄲三部劇本，他是借重別人，拿來做夢，發揮自己的文章，真實的說去，除却夢幻之外，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。惟有牡丹亭，一大半是他自己特創的思想，如柳夢梅和杜麗娘，夢中相感，明明描寫的精神戀愛，而且寫來又十分赤裸裸。

當時又有一般自命道貌岸然的先生們，見到牡丹亭，說是有誨淫的色彩，背誣於禮教。這一個樊籠，湯老先生却老早將他打破，真是不看眼。後來那般人氣惱不過，就造出許多謠言來開他的心，說他死了之後，在陰曹地府，受極種罪過。這真是笑話了。且看清涼道人的聽雨軒筆記，批評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有幾句話道：

從言嬌言不出關，即是閨中有此韻事，亦僅可於琴瑟在御時，作賞鑒之資；胡可刊板流傳，誇耀於世？且曲文賓白中，尚有非閨閣所宜言者，尤當謹祕。吳山但欲傳其婦之文名，而不顧義理，書生呆氣，卽此可見。……

這一番話，說得正襟危坐，好不怕人。其實這才叫做書生呆氣，一點也不差。清涼道人生在湯顯祖之後，猶有如此思想，可以反證湯顯祖做曲時是如何的大胆了。他大胆做曲，當時人也居然大胆演唱，更可見他藉文字的力量宣傳而打破禮教的荒唐話。他的劇曲已流傳於世，雖則有一種人在旁說壞話，無奈別人還是愛牠，於是那時代落伍者的一種人才由說壞話而至出之於咀咒：

……聞若士死時，手足盡墮，非以綺語受惡報，則嘲諷仙真，亦應

得此報也。然更聞若士具此風流才思，而室無姬妾，與夫人相莊至老，似不宜得此惡報，定坐嘲謔仙真耳。（活埋尸識小錄）

……口孽深重，罪于陰譴，昔有人游冥府，見阿鼻獄中，拘系二人甚苦楚，問爲誰？鬼卒曰：此卽陽世作還魂記西廂記者，永不超生。宜哉！（消夏閑記）

這個「宜哉」，却也有反抗，只要略嘗文學一瓣的人，當然要同立在反抗旗幟之下，且說閑餘筆話中的話：

夜坐閱牡丹亭，因憶比來所傳，世上演牡丹亭一本，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，未知人語鬼語，意甚不平。竊謂才如臨川，自當修文地府，縱不能遇花神保護，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，令受無量怖苦。豈冥途亦妒奇才耶？內子當旁語曰：「當係臨川不幸，遇着杜太守陳

教授一般人作冥判耳。」予笑領之。徐曰：「若令我作判官，定須覓一位杜小姐，判送網緝司矣。」

這種精神如何？豈非是頂大胆向前的革命精神嗎？她的思想，也大可以消踪湯顯祖在文學上革命的思想了。而湯顯祖自己，他還另有一種意思，雖然他自知綺語太多。這種意思在他一封書信中可以見之：

湯顯祖答羅巨湖書

……市中攢眉，忽得雅翰讀之，謂弟著作過耽綺語，但欲弟息念，聽于聲元，倘有所遇，如秋波一轉者；夫秋波一轉，息念便可遇耶？可得而遇念，恐終是五百年前業冤耳。如何？「二夢」已完，綺語都盡，敬謝真愛不盡。

六

湯顯祖對文學的見解，我們瞧他的作品，自可略窺一二，但是很難下一肯定的斷語，說他的見解已到某種程度。不過他眼光之高，比他同時以文豪自命的先生們，確乎是要高些。其主要的原因，也正是他思想勝人一等。沈國符野獲編曾記了關於他的幾句話，由那幾句話中，大可見湯顯祖在當時文學界之地位，又可見湯顯祖文學批評的眼光：

……文長（徐渭）自負高一世，少所許可，獨注意湯義仍，寄詩與訂交，憑重甚至，湯時猶在公車也。余後遇湯，問文長文價何以？湯亦稱賞，而口多微詞。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，又何有於文長。

本來，欲掃空王李的人，自不會把徐文長看在上。文長雖有一時文學之名，但只做別人門下清客，只是流俗，并不能超越一切。湯顯祖的見

解，實在他們之上，當然是將他們等閑視之了。更加那時大家演湯顯祖所作的劇本，還有點偷偷摸摸，生怕人家說他們不道德。究竟有幾人了解湯顯祖，正是一個疑問哩。所以湯老先生慨乎言之的做一首詩道：「玉茗堂開春翠屏，新詞傳唱牡丹亭，傷心遍拍無人會，自掐檀痕教小伶。」傷心，傷心！這是湯顯祖覺得別人不了解他，於是乎才流淚如珠唱出這種哀調。像「青藤的走狗」板橋鄭燮，不知「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」，這就是迷徐文長而不了解湯顯祖的原因。

在文學上，湯顯祖怕不只他自己一人滴眼淚，後來人陪他滴淚的却多的很哩。他製曲常不肯因合俗唱而壞了文情，平常一般度曲家肯這樣犧牲嗎？（見後「音譜與詞句」章）湯顯祖能在別人心目中豎起一座七寶樓台，由此我們可以證實他在文壇地位非由虛獵而來：確因他心中歌曲，引起別

人同情之火焰。

七

最妙的一句話，是湯顯祖答客難。有位富貴中人，見他詞曲冠絕一時，便勸他道：「你有如此才，何不去講學？收羅千百門生，倒很可以做一位時髦的大師呀！」誰知他聽了此話，却付之一笑道：「諸公所講者性，僕所言者情也！」

情，好像這個字很壞；性，這個字却冠冕堂皇得了不得了。如我們仔細的一想哩，所謂情，是先天的，是內心的，是自然的。性哩，有一大半是後天的，而且是假造的，人爲的。古往今來許多講性的大師，瞧他們敷座而坐，暢所欲言，似乎很懇摯，很道德，其實却是些假話，拆穿來看，

半文也不值。不論生人之初，性善也罷，性惡也罷，或是無善惡也罷，他總是硬的，而情却是柔軟的。有人用「理知」解釋性，用「情感」解釋情，說是人類宜用理知克情感，不可因理知順情感。此話也只有一半道理，而在事實上是難以辦到的；所能辦到者，那就不真誠了，全是些假話。

文學家流露到筆尖，他願意用真的情感，不願談假的理知。湯顯祖當然看到這一點，他那能與那些僞君子同流合污哩。湯顯祖自有他的目標，才敢鄙屑李夢陽王世貞，說他們是僞體。因為他文學見解甚高，自然他不會拔起旗幟投降於一般講性者的了。

湯顯祖「所居玉茗堂，文史狼籍，雞埽豕圈，雜沓庭戶，蕭閑詠歌，俯仰自得」。像這樣，便可知他有如何的修養了。再瞧他和那一般當道權臣吵架，以致於受無量的磨折，而他的文學作品，也正是由壓迫之下解

化出來的啊！他的著作，除了「四夢」和未完的紫簫記而外，尚有多量的詩文書札，自有他玉茗堂全集可見。蔣士銓的臨川夢，對湯顯祖的人格，有極強力的表現。要完全知道湯顯祖的人，不妨先去看看那一部書。

這不過僅僅一段發凡的講話，其實很蕪雜的，那便能說清楚湯顯祖的思想哩。他的思想，只要讀過了他的文字，自能在腦筋中給他一個評判的。

三 牡丹亭在文壇上之地位

湯顯祖的作品，本不只牡丹亭一種，而牡丹亭却是他的代表作，使他能夠在文壇上佔有不朽的地位，這個地位，且使他無上光榮。

拆開來說，一本傳奇，他原是曲與劇的混合品。曲的小令應當叫曲，當然那是由詩衍化出來的；而雜劇傳奇等等，他們中間的角色不只一人，也不只一折，他的組織正是一個完全的「戲劇」。這不能依了習慣叫他作曲，必須加上一個劇字才對。中國在以前是沒有話劇的，只有這種類似「詩劇」的混合品。牡丹亭自然也屬於這一類，因為如此，才能夠使「雅

俗共賞」。看他的詞句，自然是智識階級的享樂品：唱演起來，却也可做普遍民衆的高尙娛樂品之用。長鬚子的文學家，可以坐在椅上，呀呀唔唔的念「良辰美景奈何天」；穿短衣的小工，可以看「春香鬧學」，樂得流下清鼻涕來：（雖則「鬧學」不完全是牡丹亭原本。）太太小姐，更自能爲「游園驚夢」勾起傷心。所以我們看牡丹亭之能在文壇上佔有地位，只有兩句話：（一）他是純文學；（二）他是平民的文學。

在以前人所作的曲話曲品之中，總是諸湯老先生坐上席，這個是絲毫不須客氣的，夠得上。本來是「不知牡丹亭爲文學佳作者，是無目也。」這真不是瞎吹。有人說，牡丹亭壓倒西廂，超過拜月，却有點過甚了。但我們認真的評判，牡丹亭兀自有一兩點特殊風味，差不多是可與西廂拜月并駕齊驅的。最讚美牡丹亭的是衡曲塵談，他道：

臨川學士，旗鼓詞壇，金玉茗諸曲，爭膾人口。其最者杜麗娘一劇，上薄風騷，下奪屈宋，可與實甫西廂交勝。

顧曲雜言上有兩個地方也提起這個話：

頃黃貞甫汝亭，以進賢令內召，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，真是一種奇文，未知于王實甫施君美如何？恐斷非近日諸賢，所能辦也。

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西廂減價。

元明人作曲，真是恒河沙數，（清人不談。）計算不清楚，但是夠得上和西廂并提的，却有幾部呢？牡丹亭發刊之後，在那時便立刻成了文藝中心。新傳奇品上說：

湯海若所著還魂，記杜麗娘事甚奇，而着意發揮懷春慕色之情，驚心動魄，且巧妙迭出，無境不新，真堪千古矣。

「無境不新」，這是說牡丹亭乃是創作。自來劇曲能夠與西廂并駕的固然少，「真堪千古」的更難說了。高奕如是云云，也只是心中覺得牡丹亭有味，很不錯，寫出的批評文字，自不免有溢美的地方。假使王充生在他們之後，定要在論衡中加上一筆，說他們是「語之增也」。增飾之詞，乃由於心嵌中流露出來，說話的本人是裁制不了的。試問，牡丹亭如果不能感人，却從何處得到這些批評？這些批評，又將湯顯祖抬上了文壇第十八層樓上。還有，鬱藍生的曲品，品湯顯祖爲上之上。他有一段話，雖似籠統評湯顯祖的作品，可是仔細看起來，他所說還是指的牡丹亭：

湯奉常絕代奇才，冠世博學。周旋狂社，坎珂宦途。當陽之謫初還，彭澤之腰乍折。情痴一種，固屬天生；方思萬端，似挾靈氣。搜奇入索，字抽鬼泣之文；摘艷六朝，句疊花翻之韻。紅泉秘館，

春風檀板敲聲；玉茗華堂，夜月湘簾飄馥。麗藻憑巧腸而瀆發，幽情逐彩筆以紛飛；遽然破噩夢於仙禪，嚼矣鎖屣情於酒色。熟拈元劇，故琢調之妍媚賞心；妙選生題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。不事刁斗，飛將軍之用兵；亂墜天花，老生公之說法。原非學力所及，洵是天資不凡。

這些話原來寬泛得很，只說他曲子做得好罷了。但他「熟拈元劇，妙選生題」二語，却又十分着實。湯顯祖個人作品中，牡丹亭爲最。故我們可以認此話說的是牡丹亭。何以知湯顯祖的作品以牡丹亭爲最呢？有書爲證：

玉茗四夢，牡丹亭最佳，邯鄲次之，南柯又次之，紫釵則強弩之末耳。（藤花曲話）

這個批評，本來是就個人嗜好的口味而定，但多數人口味嗜好都如此，大家都認牡丹亭爲湯顯祖最好的作品，而且湯顯祖自己也覺得如此，若有人出而說此話不對，却未免多事而費話了。花朝生筆記便是這麼一個例，他將玉茗四夢列一張榜，牡丹亭是放在第三名上：

曲至元人，尙矣：若近代，余唯取湯臨川四夢。而四夢之中，邯鄲第一，南柯次之，牡丹亭又次之，若紫釵不過與曇花玉合相伯仲，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。

牡丹亭屈居第三，這是官主司定的榜，我們也不去管他了。好在四夢是他一個人的作品，好壞都是湯顯祖。

湯顯祖在當時文壇佔有地位，先不僅爲劇曲一事，他的時藝，也是大有名的。而他自己，却是瞧不起時藝。記得趙孟伯向他討時藝瞧瞧，他

回人家信却說：『……近日三尺童子能之，第其挾掠絞擾，其細已甚，亦爲數年中奏書辭讒之流耳。』因爲他這樣的鄙屑時藝，於是才能專心劇曲的成功。試想在湯顯祖那個時候，做劇曲已成了極時髦的事，只要略解宮商之流，誰都要來個一兩折，在此中爭勝，自然不甚容易，若非他認度曲爲正業，他決不會登踞在寶座上的。他覆費文孫的信中說道：

僕少于文章之道，頗亦耳剽，前識爲時文字所腐，弱冠乃倖一舉，閉戶閱經史幾遍，急未能有所就。倖成進士，不能絕去雜情，理成前緒，亦以既不獲在著作之庭，小文不足爲也，因遂拓落爲詩歌酬接，或以自娛，亦無取世修名之意。故王元美陳王叔同仕南都，身爲敬美太常官屬，不與往還。敬美唱爲公宴詩，未能仰答，雖坐才短，亦以意不在是也。海內士人，乃稍有好僕文韻者，或以他故

相好，或其智意，未能遠絕，因而借聲。何至如門下所許，過其本性萬萬耶？然至士人談此道者，欣然好之，盛欲有所秉承。嘗以衰病，捐去章門，邂逅得如門下，英姿遠意，出乎文字之外，欲相昕夕，顧無閑期。昔先師甚矣其衰，猶思斐然之士。迂愚未能託於斯義，庶其謂耳。

由此更可見他是如何的一種願心了。後來有多少文學家，對於牡丹亭還起一種戀想。陸輅便是一例：

湯若士先生玉茗堂，亂後久燬兵火，門人常熟陸輅次云，通判撫州，捐俸泉卽堂址重新之。落成日，徧召太守以下諸同官，泊郡中士大夫，大集堂中。令所携吳伶，合樂演牡丹亭傳奇，竟夕而罷。

自賦二詩紀事，一時江右傳之，多屬和者。（居易錄）

陸次云輅，通判撫州，半載掛冠，重建玉茗堂於故址。落成，大宴郡僚，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，解纜去。四方名士，爲賦詩紀之。王漁洋詩云：『落花如夢草如茵，弔古臨川正暮春，玉茗又聞風景地，丹青常憶綺羅人。瞿塘回檻三生石，迦葉聞笙屢現身。酒罷江亭帆已遠，歌聲猶繞畫梁塵。』（劇說）

像這種盛事，使我們讀到紀載的文字，都覺得自己還參與在中間哩。試問如今的文學界中，誰的創作夠得上後人這般追念？後來到清朝，更有一段趣味故事，也能爲牡丹亭生色：

乾隆庚辰一科進士，大半英年，京師好事者，以其年貌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，真堪發笑。如狀元畢秋舫爲花神，榜眼褚承光爲陳最良，探花王夢樓爲冥判，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，編修米小畷爲杜麗

娘，尙書曹竹墟爲表香。同年中每呼宋爲小姐。曹爲表香，二公竟應聲以爲常也。更有奇者，派南康謝中丞啓昆爲石道姑，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：見二公者，無不失笑。（履園叢話）

所以說牡丹亭的價值地位，并非一二人的「私諡」，而實爲古今文學家所公認的。因爲他太有地位了，便有人作後牡丹亭，這也和續西廂紅樓夢後一般，承前書而來，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。劇說上批評得好：

牡丹亭又有後牡丹亭，必說癩頭龜之爲官清正，柳夢梅以理學與考亭同貶，凡此者果不可以已乎？

大概作續書的人，他們總有一種思想，要與前書相反對，甚至於衝突到了不得，譬如蕩寇志，必要把水滸中人，一齊殺死，才覺痛快。後牡丹亭說柳夢梅因理學受貶，也無非是這種思想的表現，無足爲奇。這一部傳

奇，到現在差不多也算失了傳。此外還有人模倣牡丹亭作成其他的傳奇，如鄭超宗在夢花酣上的題詞道：

夢花酣與牡丹亭，情景略同，而詭異過之。如蕭斗南者，從無名無像中，結就幻緣，安如是，危如是，生如是，死如是，受欺受謗如是；餘使無端而生者死，死者生，又無端而彼代此死，此代彼生，榆柳一詩，千吟百諷。蛋和尙提放傀儡，碧桃花喬作轉輪，所謂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，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。嗚呼！湯比部之傳牡丹亭，范駕部之傳夢花酣，皆以不合時宜，而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！

將夢花酣拿來與牡丹亭并比，那裏却夠得上呢？却偏要說「情景略同，詭異過之」，豈不可笑？乾脆說夢花酣是模倣的牡丹亭豈不結了嗎？

模倣牡丹亭的很多，有的偷襲一折兩折，那也無足爲奇了。模倣得比較有

價值一點的，便是黃振的石榴記，有時作者自己也還有一點思想，非囫圇的抄襲所可比。藤花曲話上說：

石榴記如皋黃瘦石（振）作也。詞白都有可觀，神感諸折，暗以牡丹亭作譜子；至夢園折，則明白落玉茗窠臼。顧其自然情韻，即未必青出於藍；而模山範水，庶幾亦步亦趨也。

由此種種上推斷，牡丹亭無論如何，總可算是一部偉大的作品。還有一種變態心理的人，說牡丹亭不好，只不過微俾流傳。要知道，天下的事，可以微俾流傳的是很多，而文學作品，是讓千百世人欣賞的，贊美或鄙責，決非可以強致的。說牡丹亭微俾流傳，那是存心要這齣說，此人頭腦，至少有三分冬烘氣。

湯若士之牡丹亭，即鄂夢傳奇，得以盛傳於世；吳石渠之綠牡丹畫

中人，得以偶登於場；皆才人微徻之事，非文至必傳之理也。（閉

情偶寄）

上面的話，似乎不十分公道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對於牡丹亭在文壇上的地位，決不能這般輕易將他推翻的。後來多少詩人的吟咏，多少詞家的歌誦，引用牡丹亭，也都筆下生風，自然如意。吳吳山引詩據典，替他旁徵博引的批評，成了三婦的傑構，也可見其傾倒了。最用心力的是蔣士銓，他寫成了二十齣的劇曲臨川夢寫得入神出化，却另自成了名著。

蔣心餘太史（士銓）九種曲，吐屬清婉，自是詩人本色，不以矜才使氣爲能。故近數十年作者，亦無以尙之。其至離奇變幻者，莫如臨川夢。竟使若士先生，身入夢境，與四夢中人，一一相見，請君入甕，想入非非，娓娓清言，綽餘技也。（藤花曲話）

說：

臨川夢的自序中，有幾句話，是表白他動筆寫臨川夢的動機，他這般

嗟乎！先生以生爲夢，以死爲醒；予則以生爲死，以醒爲夢。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，復入於既死之夢。且令四夢中人，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，不亦荒唐可樂乎？……

近人吳瞿安的霜崖曲選，說牡丹亭之能佔據文壇高位的原因，說得甚好，借他的話來做此章的結束：

此劇肯綮在死生之際，記中驚夢，尋夢，診祟，寫真，悼癘五折，自生而之死；魂遊，幽媾，歡撓，冥逝，回生五折，自死而之生。其中搜扶靈根，掀翻情窟，爲從來填詞家履齒所未及。遂能確據詞壇，歷千古不朽也。

四 牡丹亭本事

牡丹亭本事，本來是很簡單，不過說一個女子和男子夢中相晤，其後這女子死了，死了回頭却又復活，和那男子結了婚。只因古人對「死」的問題，是十分懷疑，總相信死了的能夠復活，所以在許多種筆記中，都講到已死了的女子，與活着的男子結婚。這却給考證牡丹亭本事的人一個疑難，感到「無所適從」之苦。現在且由亂絲中去找頭緒，姑就前人說過的加一種判斷，這就是後面所寫的。

A 謂係譏刺曇陽子

曾經有許多人加以推測，說牡丹亭是有意刺諷王錫爵之女曇陽子的。
如活埋尸識小錄云：「湯若士文章，在我朝指不多屈，出其餘緒爲傳奇，
驚才絕艷，牡丹亭尤爲膾炙。往歲聞之文中翰啟徵云：若士素恨太倉相
公，杜麗娘之死而更生，以况曇陽子，而平章則暗景相公也。」此不過僅
舉一例，像此說法的，却還有很多。湯顯祖作歌曲的本意，是否專爲和
人家開玩笑，我且不管；我們先來研究研究所謂曇陽子者，究竟是怎麼一
回事？

據野史上所傳說，王錫爵之第二女，生下地來便沒血，長大了，更能
預測事情，無不靈驗。王錫爵將她許配與一個姓徐的，誰知徐氏子沒福消
受，嗚呼哀哉。在那時候，報喪的人還沒到王府門前，她却老早穿上了白
色孝衣。娘老子很詫異，問她爲什麼如此？她說：徐氏子死了。果然沒有

一會工夫，報喪者就已到了。從此之後，她便不食人間烟火，在家中修仙學道。時常有些神仙，不是騰雲，便是駕鶴，由窗牖出入，與她談禪。并且有一尾蛇，盤護她的左右，一般人都說，那是她的護身龍。到後來，連她的父親，都拜她爲師，從她修仙學道。庚申重陽日，她化去了，瞑目而逝，一般人於是就叫她做曇陽仙。

曇陽成仙，如上所說，但在當時，還有幾句流傳民間的話，講曇陽成仙是誑人的，她吃了迷人却可以復活的草，她的棺柩可以通空氣，在被人送葬之後，她卻與人私奔了。因爲有這幾句話，與牡丹亭所描寫的事情，有類似的荒誕不經，於是一般人才認爲牡丹亭中的杜麗娘，正是指的那個曇陽子。更因那時，大家異常注意於曇陽子這個問題，滿懷都是驚奇不敢相信，恰逢牡丹亭出版，好像影射的正是她，不由得便衆口一詞，咬定了

說湯顯祖罵王錫爵。誰知牡丹亭出版之後，傳遍一時，王錫爵也極愛好此曲，叫家樂排演。他還說道：「吾老年人，近頗爲此曲惆悵。如果牡丹亭描寫的是他家闖之事，他憤恨之不暇，還惆悵些什麼。當初說杜麗娘是曇陽子的人，至此都十分覺得古怪，也知道未免冤枉別人。然而還有咬緊了牙齒的說：「婁江王相國，偶出家樂，演牡丹亭，周明行中丞曰，吾老矣，近頗爲此曲惆悵。則非相君語也。」（春浮園偶錄）這話縱使不錯，却又何苦哩。難道牡丹亭說的是王錫爵女兒的事，王家家樂，還會演此嗎？這用不着王錫爵說什麼惆悵不惆悵，也足夠反證的了。所以靜志居詩話說牡丹亭：「世或相傳，云刺曇陽子而作，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，且云，吾老年人，近頗爲此曲惆悵。假令人言可信，相公雖盛德有容，必不反演之於家也。」

其實，曇陽子成仙的話，也只是哄一哄當時，我們睜開了科學之眼去看一看，自然是不會相信的了。而曇陽子後來是不是從棺中遁去，這倒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，萬曆野獲編第二十三卷曾說到這個：

王太倉以侍郎忤江陵，予告歸，其仲女曇陽子者，得道化去，一時名士，如弇州兄弟，沈太史懋學，屠青浦隆，馮太史夢禎，瞿冑君，汝稷輩，無慮數百人，皆頂禮稱弟子。先已預示化期，至日，并集於其亡夫徐氏墓次，送者傾東南。說者疑其爲蛇所祟，蓋初遇仙真，卽有蛇涎相隨，直至遺蛻入龕，亦相依同掩，此說亦理所有。然和同三教，力擯旁門語，俱具弇州傳中，則初非誣飾也。事傳南中，給事牛惟炳者，遂贊以獻江陵，疏稱太倉以父師女，以女師人，妖誕不經，並弇州輩皆當置重典。時徐太室學謨，爲太宗伯，

太倉同里人也，力主毀廬焚骨，以絕異端。熈聖太后聞之，亟呼馮璫，傳諭政府，江陵驚息，始寢其事。曇陽之爲仙爲魔，皆不可知，乃其靈異旣彰灼，辭世又明白，則斷無可疑。旣而太倉入相後，漸有譏曇陽尙在人間者，初皆不甚信，忽有鄞人婁姓者，自云曾試童生，以風水來吳越間，挈一妻二子，居處無定；其妻慧美多藝能，且吳音，蓄貲甚富，緝盜者疑之，踪跡之甚急，度不可脫，則云：「我太倉人，王姓，汝勿得無禮。」於是譁然，以爲曇陽矣。傳聞入婁江時，相公在朝，乃子辰玉亦隨侍，僅一從叔諸生名夢周者，代司家事，急捕此夫婦以歸，訊之，則曰：「吾真曇陽子也，當時實不死，從龜後穴而逸耳。」夢周亦不能辨，因自稱相公女愈堅。吳中鼎沸，傳爲怪事。王氏之老僕鄉居者，及宗鄰之耄而曉事

者，獨心疑之，諦視詰辨，良久，忽曰：「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？」始色變吐實。蓋相公乃弟學憲鼎爵愛妾也，學憲沒，竊重寶宵遁，不知於何地遇妻，遂嫁之，二子其所育，去凡四年矣。初爲人所指目，因訛就訛，冀王氏忌器釋宥，不虞尙有識之者。夢周付幹僕嚴繫之，以待京師返命處分。此婦復誘幹僕私通，乘其醉懈，携二稚并妻，夜遁竄，後竟杳無消息。予常叩辰玉：令姊升舉後，曾有盼嚮相示以踐生前諸約否？辰玉云：絕無之。想亦恨僞托者玷穢清名，故闕其津導耶？

沈德苻這一段話，表面上雖是替曇陽子辨護，然而掩不了許多譏刺的地方。他說曇陽疑其爲蛇所祟，足見他以曇陽爲妖，而本常以曇陽爲仙。後來他詢問王辰玉（衡）的一番話，更帶着極濃厚諷刺的色彩，這是很容

易看得出來的。何況他更明說，「曇陽之爲仙爲魔，皆不可知」呢？他那「夜遁竄，後竟杳無消息」這兩句話，明明給世人留下一個疑問以至於久遠，誰能真實證明那遁竄者不是曇陽子呢？而認曇陽子升舉成仙的，實只有王錫爵一黨的人，在當時固已有主張「毀廬焚骨，以絕異端」的了。——爲曇陽子辨護的，尙不只野獲編這一部書，卽如沈瓚的近事叢殘中，就有這歷一段紀載：

大倉王學憲鼎爵，于瓜洲娶一婢，名曰瓜秀。學憲卒後，其家人某者，托他人名，轉娶爲己妾，深藏於鄉莊蓬室中。久之，漸傳播于外，恐主知之，乃輒售于人，遂爲娼于浙中。有浙狂生某者，與之狎，問知其鄉里，又能言相公家事，異之，曰：子莫非卽往年所稱曇陽乎？曰：是也。于是狂生揚言于人，自稱爲王婿，且爲詩歌以

彭之，遂有流言于世，可恨哉。

此書所說，與野獲編略有不同的地方：一，野獲編說王鼎爵婢爲其家人娶去。二，野獲編中的假曇陽，只嫁一人；近事叢殘中的假曇陽，嫁過兩次人，還當過娼妓。三，野獲編中的假曇陽，後來被人認出；近事叢殘中的假曇陽，却沒有讓人指破。因爲他們有不同的紀錄，我們就可以知道，當時對於曇陽子這個問題，大家都很注意，才有許多的傳聞。人多嘴雜，於是乎疑心到牡丹亭是影射的曇陽子，這却也是人情之常啊！

牡丹亭并不是影射曇陽子，在前面我已交代明白了，這裏，我們還可以追結說一說：湯顯祖見申時行弄權，所以在皇帝面前罵他，王錫爵與申時行一黨，別人遂以爲湯王也不對；其實是不然的。何況當初王錫爵和湯

顯祖都與張居正不對，兩人還站在一條戰線上哩！再說，曇陽子的問題，是問她「仙了不曾」？牡丹亭的內容，却說他「情之至厚」。我們很容易明白，牡丹亭是寫情的，並不是攻擊人家成仙不成仙；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決定，牡丹亭的本事，并非影射的曇陽子。

B 絢娘及其他

固然，談起牡丹亭的本事，多數人都說他是諷刺曇陽子的，但與牡丹亭類似的傳說，却不止曇陽子一事，於是說牡丹亭是影射某書某人的，乃有許多說法：

1, 絢娘 其實，在曇陽子這個傳說之外，與牡丹亭故事類似的，却也不僅睽車志一書；而睽車志一書中，亦復不僅絢娘一事與牡丹亭本事相類。但如劇說和茶香室叢鈔等書，他們都要說杜麗娘即是馬絢娘，這也未

卒有些偏見。睽車志卷四記馬絢娘事云：

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，忽有女子，夜入其室，詢其所從來，輒云：「所居在近。」詰其姓氏，卽不答，且云：「相慕而來，何乃見疑？」士人惑之。自此比夜而至。第詰之，終不言。居月餘，士人復詰之，女子乃曰：「方將自陳，君宜勿訝；我實非人，然亦非鬼也。乃數政前郡馬公之第幾女，小字絢娘，死於公廡，叢葬於此，卽君所居之鄰，空室是也。然將還生，得接燕寢之夕，今體已甦矣。君可具斤錘，夜密發棺，我自于中相助，然棺既開，則不復能施力矣，嘗懵然如熟睡，君但徧耳連呼我小字及行第，當微開目，卽擁致臥榻，飲之醇酒，令放安寢，既寤，卽復生矣。君能相從，再生之日，君之賜也，誓終身奉箕帚。」士人如其言，果再生之。曰：

「此不可居矣。」脫金握臂，俾士人辦裝，與俱遁去。轉徙湖湘間數年，生二子。其後馬倅來視，遷葬此女，視殯有損，棺空無物。大驚，聞官，盡逮寺僧鞠之，莫知所以。馬亦疑若爲盜發取金帛，則不應失其屍。有一僧默念數歲前，士人鄰居久之，不告而去；物色訪之，得之湖湘間。士人先子然，後疑其有妻子，問其所娶，則云馬氏女也。因逮士人，問得妻女之由。女曰：「可併以我書寄父，業已委身從人，惟父母勿念。」父得書，真其亡女草札，遣老僕往視，女出與語，向家人良苦，無一遺誤。士人略述本末，而隱其發棺一事。馬亦惡其涉怪，不復終詰，亦忌見其女，第遣人問勞之而已。

劇說于此段故事之下，加以注言道：「柳生杜女始末，全與此合。知

玉茗四夢，皆非空撰，而有所本也。」茶香室叢鈔也加一段贅語道：「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傳奇藍本，絢娘即麗娘，但姓不同耳。」焦愈兩位老先生，這種論調，都可以說是武斷。尤其是曲園先生，簡直認定牡丹亭以此事爲藍本，但他却有一句話說漏了，原來馬絢娘與杜麗娘，相同者只一「娘」字，而曲園先生說：「但姓不同耳。」語氣之間，似乎兩人名字却是同的，這不是說漏了嗎？——吹毛求疵的話，我們現在且少說一點，我們先就睽車志所載的故事，與牡丹亭不同點，比較一下：

甲，牡丹亭紀杜麗娘與柳夢梅，最初于夢中相感，而後才至有幽媾之事；絢娘却不與士人相識，直接以魂自薦。

乙，牡丹亭中尚有種種戰事之穿插；睽車志中絢娘事，不見戰事之記載。

丙，絢娘後始終未與父母見面；而麗娘生返，後終與母家往來。

丁，麗娘的發露，是柳夢梅找上門去，要杜寶買畫；絢娘却是因爲她家中人視墓，才知墓在人亡。

這個不過是隨便舉幾個例，實則兩事的不同點尙多，如柳夢梅中狀元被拷打等等，睽車志更是完全沒得。我們只要把牡丹亭和睽車志兩部書仔細比較一看，立刻可以分別。是二人二事。說他們是一事者，也不過是揣測罷。我前面過，睽車志中所記的與牡丹亭相類的，尙不止絢娘一事，如卷五中所紀士人鄭鑑那一段，要傳會起來，恐怕比絢娘事還要更像牡丹亭一點哩。

2, 紅裳女子 齊東野語第十七卷中紀一事云：

嘉熙間，近屬有宰宜與者，縣齋之前，紅梅一樹，極善麗華粲，交

陰半畝。花時，命客飲其下。一夕酒散，月明，獨步花陰，忽見紅裳女子，輕妙綽約，瞥然過前，躡之數十步而隱。自此恍然若有所遇。或酣歌寤言，或癡坐竟日，其家憂之。有老年頗知其事，乘間白曰：「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，及笄未適而夭，其家遠在湖湘，因葦葬于此，樹梅以識之。疇昔之夜，所見者豈此乎？」遂命發之。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，兩槨微蝕，一竅如錢，若蛇鼠出入者。啟而視之，顏貌如生，雖粧飾衣衾，略不少損，真國色也。令見爲之惘然心醉，昇屍至密室，加以茵藉，而四體和柔，亦非尋常僵死之比，于是每夕與之接焉。旣而氣息愾然，疲蒸不可治文書，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，令遂屬疾而殂，亦云異矣。嘗見小說中所載，寺僧盜婦人屍，置夾壁中私之；後其家知之，狀訟於官。每疑無此

理，今乃得之親奮目擊，始知其說不妄。然通鑑所載，亦眉發呂后陵，污辱其屍，有致死者，蓋自昔固有此異矣。

劇說會引此一段，意似亦謂此頗與牡丹亭事相類。雖弁陽老人說此事是真有其事，并非虛造，但他也只講的縣令淫屍而已，在縣令的對手方，完全是被動的，無論生理上心理上，和杜麗娘柳夢梅都有許多不相同的。何況與湯顯祖「理所必無，情所必有」的意思相差太遠哩。

3, 真真 畫裏真真的故事，傳說已久，書中則初見於聞奇錄。後來范成大詩中，也引用這個典故，有「花定有情堪索笑，自憐無術喚真真」之句。這個故事和牡丹亭中所說，本來相差甚遠，偏有那「見諸詞章，而不知其所本」的人，說牡丹亭即係脫胎的這個。一個說的城門樓，一個說的烟袋頭，牽強在一起，却覺得太利害一點了。我們只將慵僮驛抹所紀的

一段寫在後面，當然用不着多加研究的。

畫裏真真故事，往往見諸詞章，而或不知其所本。按范石湖詩注，進士趙顏，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甚麗。工曰：「余神畫也，此名真真，呼其名百日即應。」顏如其言，遂下步，飲食言語如常，生一兒，友人曰：「此妖也。」真真乃泣曰：「妾南岳地仙，今疑妾，不可住矣。」携其子卻上軟障，障上圖畫中，即添一孩子。說太離奇，本不足爲典實，然詞家既習用其事，不妨姑妄聽之。或謂湯玉茗牡丹亭傳奇，乃暗從此事脫胎者。

4, 堅瓠集之木秀才 前面所紀各書所說的種種故事，雖不必就能證爲牡丹亭的本事，但是他們都還有個理由可說。惟近人所編的小說考證，謂茶香室叢鈔上的話說得不對，牡丹亭本事乃出於堅瓠集，這却未免荒唐一

點。堅瓠集中所紀的木姓秀才一段，倒的確與牡丹亭內容一般無二，可是，堅瓠集乃是清人所作，牡丹亭明時即已出版，只有堅瓠集抄牡丹亭，那有牡丹亭襲堅瓠集的道理。小說考證引了這麼一段，豈不成了宋版康熙字典？小說考證原是很豐富的，本書，這却算是白璧之疵。他所紀的一段，附錄於後：

堅瓠集載：明時有一木姓秀才，年少學博，倜儻好義，與其父執杜姓之女有白頭約。女父微有所聞，頗重茂才爲人，然以其屢試不售，思擇配豪門以絕木，女偵知之，遂仰藥死。父檢其囊篋，得美人圖一帙，則女自描之小像也，題詩有「不在梅邊在柳邊」語，蓋隱示「木」字之意。杜恐醜事宣播，遂草草殮之，而厝於後園之牡丹亭側。數年後，杜就撫軍之職，忽一日，茂才來謁，席間出舊畫

一軸求售，展視之，則女之殉葬物也。疑茂才爲竊塚者，撻之，不認，遂囚之，并欲送刑部而嚴懲焉。會有送登科錄者至，啟視之，第一名乃茂才名，籍貫年歲，皆無少異，不得已而釋之。越月，茂才帥其妻來見，杜以其輕薄也，愈不欲見。事爲杜夫人所聞，私遣婢窺之，則確爲己女，乃言於杜，翁媪始歸於和好。始知前者女死，皆詐術也。湯玉茗譜牡丹亭，未必真有所本，果其有之，情節最與此事吻合，亦當在此不在彼，曲園引暖車志證之，未必然也。

○ 李仲文，馮孝將，談生

……傳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晉武都太守李仲文，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，予稍爲更而演之。杜太守拷柳生，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談生也。

……（牡丹亭題詞）

右邊的話，是湯顯祖自己說的，許多人却不肯相信他，說他是掩飾之詞。但是，前面曇陽子，馬絢娘諸說，我們既將他一概推翻，我們就應當找出一個較為可信的說法，問問老湯研究有根據沒有？如今我們既曉得他自己曾說過關於本事的話，姑且不管他是否掩飾之詞，倒不妨先將他的話拿來解剖一下：

李仲文 晉時，武都太守李仲文，在郡傷女年十八，權假葬郡城北。有張世之代爲郡，世之男，字子長，年二十，侍從在廡中，夢一女，顏色不常。自言：「前府君女，不幸早亡，今當更生，心相愛樂，故來相就。」如此五六夕，忽然晝見，衣服薰香殊絕，遂爲夫婦，衣皆有污，如處女焉。後仲文遣婢視女墓，因過世之，見此女一隻履，在子長床下，持歸以示仲文，仲文驚愕，遣問世之：

「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？」世之呼向，具陳本末。李張并謂可怪。發棺視之，女體已生肉，顏姿如故，惟左右有履爾。子長夢女曰：「我比得生，今爲所發。自爾之後，肉爛遂死矣，萬恨之心，當復何言。」泣涕而別。（法苑珠林）

馮孝將 東晉馮孝將爲廣州太守，兒名馬子，年二十餘，獨臥廡中，夜夢見女子，年十八九，言：「我是太守北海徐元芳女，不幸爲鬼所殺，按生錄當年八十餘，聽我更生。又應爲君妻。要常有依憑，乃得活，能從所委見救不？」馬子曰：「可。」與馬尅期常出，并教以出之養之之法。至期，馬子屏左右，以丹雄雞一頭，飯一盃，酒一升，陳之去廡十餘步所，祭訖，掘棺出，開視，女身體完好如故，抱置帳中，惟心下微暖，口鼻微有息而已。當以青羊乳汁

灑其目，始開口能咽粥，漸亦能語。二百日，持杖起行。既一期，肌膚氣力悉如常。乃遣報徐氏，上下盡集，選吉日下禮，聘爲夫婦，生二男一女焉。（法苑珠林）

談生 談生四十無婦，夜半讀書，有女子年可十五六，姿顏服飾，天下無雙，來就生寢。謂：「我不與人同，勿以火照我，必三歲方可。」生一兒，二歲，夜伺其寢，燭之，腰上生肉。腰下但有白骨。女覺曰：「君負我，何不能忍一歲也？大義永離，暫隨我去。」生隨入華堂，以一珠袍與之，裂生衣裘，留之而別。後生持袍詣市，睢陽王家買之，得錢千萬。王曰：「是我女袍，此必發墓。」乃收拷之。生具以實對。王視女塚，究如故，發視之，得衣囊。呼其兒，正類王女。乃召談生以爲婿，表其兒爲侍中。（列異傳）

統計起來一看，湯顯祖自家的話，也不一定就是假說的；却很明白，牡丹亭只有一半有根據，還有一半是湯顯祖自己做的。因為他相信，「夢是事實」；況且他更有「夢中之情，何必非真」的主張，所以在還魂之前，他先用「驚夢」，「尋夢」去點綴。

不過，我這麼一說，必有人懷疑，謂此種引證，自己掩護不了自己的矛盾處，在前面既指出杜麗娘與馬絢娘不同，但那甲乙兩點，正和此相類，何能又說牡丹亭即係說的李仲文馮孝將兒女事？但我們須知，在兩種說法中，一係作者自己說的，一係別人揣測之詞，那我們自然還是信作者自己說的話了。再講，談生賣珠袍，和柳夢梅賣畫事，正是一般。他自己所說，未必全是假的，由此可見。

牡丹亭除了還魂事外，其餘如戰事等等，可有什麼根據呢？我說：這

也有的。牡丹亭可有譏刺時人的地方呢？我說：這也有的。依我想，湯顯祖初在法苑珠林和列異傳上聽到那幾段故事，剛又湊上他自己「夢」的種種想像，於是用這些材料，他就起草牡丹亭傳奇。牡丹亭着筆之時，有幾個配角兒，反正是沒有什麼重要關係，他就把心中有印象的幾個人，一齊描寫上了。如刺陳眉公爲陳齋長，原是他所討厭的人，描寫出來，這就很像了。見山樓叢書中，考據了一段，有些地方很對，却又有些地方是用想像的；雖是想像，却也有些兒着落，比前面那些捕風捉影之談，還靠得住一點哩，他說道：

湯顯祖，字義仍，江西臨川人，萬曆十一年癸未進士。官禮部主事，上疏劾首輔申時行，謫徐州典史。稍遷遂昌知縣。二十七年，大計，奪官。頗多牢騷不平之氣。所作傳奇，往往託時事以刺貴

要。牡丹亭曲，相傳馮空結譏，羌無故實者，予考之，亦未必然：
隆慶時，總督王崇古，招俺答來降，封爲順義王；其妻三娘子，封
忠順夫人。由是邊督之缺，爲時所慕。自方逢時吳兌而後，其權愈
重，稱曰經略，俗所謂七省經略者也。侍郎鄭洛，字範溪，保定安
肅人，心欲之。文選郎中廣西 蔣遵箴者，聞鄭女甚美，使人謂
曰：「與我女，經略可得也。」鄭以女嫁之，果得經略，而其女遠
別。洛妻痛哭詬洛，洛亦流涕。女不久卒。張江陵聞之，笑曰：「
範溪涕出而女於吳。」杜安撫者，蓋指洛爲經略也。洛家近畿，而
杜陵最近長安，曰「去天尺五」，故以爲比。嶺南 柳夢梅者，遵箴
廣西人，故云「柳」，又曰「嶺南」也。夢梅譏杜寶云：「你祇哄得楊
媽退兵者」；洛等前後爲經略，皆結納三娘子，以鉗制俺答，又

能約束蒙古，故以平得李半譏之。陳最良語李全妻云：「欲討金子，皆來宋朝取用。」蓋歷任經略，無一不以金帛結三娘子歡。吳兌常貽以百裙鳳等衣飾甚衆，故云然。柳夢梅姓名中，「木」字凡兩，蓋丁丑狀元沈懋學，庚辰狀元張懋修，癸未榜眼李廷機，皆有二「木」字；丁丑庚辰，顯祖下第，癸未又不得翰林，懷才不遇，不能無芥蒂於胸中，柳夢梅之命名，豈無意乎？苗舜賓爲識寶使臣者，黃洪憲爲戊子北闈主試官，取中七人被劾，內鄭材爲鄭洛子；蘇人李鴻。又申時行壻；屠大壯則有富名；巢士弘則有美名，時謂「巢嬌」；物論沸騰，雖壓榜者爲王衡董其昌，而不能杜多口。洪憲由是回籍，不復補官；「黃」字去數筆爲「苗」。脣紅齒白，明指「巢嬌」。李鴻宰相婿，又以夢梅影射也。苗舜賓問戰守和三策，

柳夢梅答：「能戰而後能守，能守而後能和。」此固宋人舊語，然其影借者，萬曆間，日本平秀吉攻陷高麗，神宗命劉綎李如松等援之，沈惟敬往來日本，爲秀吉請封，令其入貢，兵部侍郎李順上疏，進戰守封三策，言「能戰而後能守，能守而後能封」也。索元一折，借用彭時事：正統十三年戊辰，狀元彭時，傳臚不到，有旨命錦衣衛拿，尙書胡濙，奏改爲尋，正與此合。記中李全及妻楊氏，實有其人：楊善梨花鎗，全敗死，楊謂鄭衍德曰：「二十年梨花鎗，天下無敵手，今時勢已去，我欲歸漣水，汝等請降可乎。」翊日，楊氏絕淮而去，全所據州縣悉平，但楊氏實未降耳。

D 實有其事與實無其事

本事的考證，似乎可告一段落了，在這裏我們還來說幾句閑話。這閑

話是什麼呢？就是有人說，牡丹亭中的事迹是實在的，如杜麗娘柳夢梅都是有的；同時又有人說，牡丹亭連本事都沒有，只是湯顯祖憑他腦中的空想做成的。這兩說我們都曉得他們不盡對。寫在後面，也是「姑備一格」的意思。

這也好像成了一種定例，凡是普遍在民間的一個傳說，必然會造成後來一個事迹的。只要出名一點的山水勝處，那裏總有什麼「仙人掌」；「仙人得道處」。那荒唐自是不消說得的了。小說歌詞，更容易流傳於民間；當然的了，他們的故事也容易造成事迹。譬如以三國志演義來說罷，一像關公磨刀石，「火燒的赤壁」，「張翼德的足迹」，現在還有人可以指得出來。這種傳會，雖是可笑，却也能見出那一部書之爲民間所注視。三國志演義多少還帶一些史書的性質，也許那書中之故實，真有點遺迹留在

人間；然而像牡丹亭傳奇，他是絲毫不許有真實的史迹的，竟然也能造成一種傳會，這不更可見他魔力之大嗎？在南安，那裏有杜麗娘的梳粧台，那裏有杜麗娘的墳墓，那裏有石道姑的梅花觀。前人的聽雨軒筆記和桐蔭清話，都曾加以紀載；我也曾問過贛中友人，據他們說，那些遺迹，果然有的，到現在還都存在着哩。

聽雨軒筆記 初三日，松秀部復於慈相寺前，演牡丹亭。予按湯若士此曲，率皆海市蜃樓，憑空架造；讀其卷首自序，已明言其故矣。然余昔游嶺表，道出南安，聞府署中杜麗娘之梳粧台猶在焉；見府署後石道姑之梅花觀尚存焉。又若實有其事者。與滇南關索廟，武康鮑家莊，臨潼塔上伍子胥簫，馬邑澗邊唐太宗馬迹，類相似矣。嗚呼！天地本一幻境，古今來真憑足據之事皆與傳奇小說等

也，而茲則附會假借，以實傳奇小說之言，則竟以幻爲真矣。語云，傳聞不實，流爲丹青，蓋此之謂。

洞蔭清話 湯玉茗牡丹亭曲所謂杜麗娘者，聞其墳現在南安郡署之後。方靜園先生嘗至其墓，有詩弔之云：「從來兒女憤多情，夢本無憑恨竟生。不是春容和淚寫，更誰紙上喚卿卿？湖山石畔牡丹亭，芳址烟籠草自青，地下傷春頭白不，於今梅柳總凋零。」按麗娘本無其人，觀臨川自序可見：卽以曲中本事而論，亦不當有墳在南安。後人好事，遂多附會耳，然自是好題目也。

博會的事迹民間總是那麼認假爲真，而知識階級總是被騙不着。知識階級寧說牡丹亭實無其事，却不願說牡丹亭實有其事。縱有人出來證明那是真的，但有知識的人必仍然搖搖頭說：「牡丹亭憑空結撰，實無其事。」

五 牡丹亭之音譜與詞句

凡是懂得填曲子，却又自命守法的人，見到牡丹亭，莫不把眉頭一縷的說：「這麼好的詞句，怎麼却弄些亂七八糟的音譜呢？」這話也對，本來是的，歷史有的是成法，違犯了成法，未免太自由了；太自由，就不對的。可憐呵！許多做曲子的人，因為這種手鐐腳銬，硬要配合，吃了多少的虧呀！

可是，曲子比不了詩詞，詩詞到如今，隨便作的多，不須講什麼笛色演唱了。曲子哩，做出來是要給人家演唱的，豈能隨便的麼？如果一有不

合，等到唱的時候，一會張唇，一會撮齒，那種失敗，自然也很厲害的了。

所以說起來很難，度曲只顧音譜，那便成了死文學，因為曲的節調，實在太煩瑣，詩詞只要平仄調叶就成了，而曲則「三仄應須分上去，兩平還要辨陰陽。」（黃九烟說。）一個字不能隨便，刻板得厲害。但是，度曲者若不顧全音譜，却又唱不得，怎麼還能夠叫他做曲子！

以前的曲家，他們怎樣才能打破這個樊籠呢？聰明一點的哩，他們只好先成詞句，後顧音律。下等的作家，是願意削足適履的；上流的作家，他們却不願如此，他們雖會勉強以履就足，實在就不上，也只率由他去了。便拿牡丹亭來說罷，他的詞句妙絕一時，而他的音譜却爲人所詬病，湯顯祖自己何常不知道其中原故，但是他只不肯犧牲。他把牡丹亭做成

後，有人和他說道：「你的曲子做得果然高妙，只是唱起來太覺得不順口了，頂好能夠修改一下，然後普遍人寰，垂之千載，那有多麼的好！」他聽了此話，卻搖搖頭道：「那個我可管不着，那怕天下人嗓子折斷哩。」

湯顯祖答侯侯居書

兄以二夢破夢，夢竟得破耶？兒女之夢難除，尼父所以拜嘉魚，大人所以占維熊也。更爲兄向南海大士祝之。曲譜諸刻，其論良快，久玩之要非大了者。莊子云：「彼烏知禮意，」此亦安知曲意哉？其辨各曲落韻處，麤亦易了。周伯琦作中原韻，而伯琦于伯輝致遠中無詞名。沈伯時指樂府迷，而伯時於花菴玉林間非詞手。詞之爲詞，九調四聲而已哉？且所引腔證，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，則云又一體又一體。彼所引曲未滿十，然已如是；復何能縱觀而定

其字音韻耶？弟在此自謂知曲意，謂筆懶韻落，時時有之，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兄達者，能信此乎？何時握兂手聽海潮音，如雷破山，砉然而笑也。

這也是一個解釋，愛好牡丹亭的所以至今勿替，正是完全因他詞句之妙。我們試想，若是度曲一定要那樣死板板的，個個字非合不可，那麼，簡直的用工尺調門豈不結了，又何必兜一個大圈子却要用文字去填寫呢？現在有人用三絃拉戲，代表京劇；然則用笛板去代表南北曲，又何常不可哩。

從前人又講究個宗派，牡丹亭是湯顯祖的創作，度曲方面，自然是自我作古，另有他的新精神。雖然那裏面南北曲俱有，却原無一定摸做那一宗派的意思。在當時人，都說他長於用南，短於用北，但是到了後來，如

尤西堂等人，站在一旁，却呷呷嘴說：「玉茗四夢，實在是南曲的野狐禪！」這種批評，無非因為後來南曲盛行，大家自負知音，不斥駁古人，就不足以抬高自己的地位。所以說這話雖是罵他，我倒認為是在恭維他，他是野狐，才能夠放縱自如，才能夠別有天地，以視偏促一室之內的家狐如何？曹棟亭說，湯顯祖以董解元為宗，大約這是他恭維湯顯祖的話，但怕湯顯祖不肯承認哩。

曲的音譜既是那般要緊，關於叶韻方面，隨同着重要，那更是不消說的了。可是湯顯祖他尤其不管這個，他本不以什麼傍什子的曲韻為根據，只要唱得來順口，什麼字他都肯將他來叶韻的。雨村曲話講他：「于韻脚所限，多出以鄉音。如子與宰叶之類。其病處在此，佳處亦在此。」這話雖不全對，但比較起來，總算說得很明白了。我說，在曲韻方面湯顯祖也

有一半個知音，這也就不容易啦。湯顯祖自己也說過關於宮韻的話：

湯顯祖答呂姜山書

寄吳中曲論。良是。唱曲當知。作曲不盡當知也。此語大可軒渠。凡文以意，趣，神，色為主，四者到時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。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韻否？如必按字摸聲，卽有窒，滯，迸，拽之苦，恐不能成句矣。……

這個話說出還有人能講他不對嗎？其如後來度曲者偏不管窒，滯，迸，拽之苦，偏要去按字摸聲，這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如果根據這一點而批評湯顯祖，那就要使湯顯祖齒冷了。更有一層，我們知道，牡丹亭并不因音譜宮韻不諧而低減他聲價，是因爲他詞句佳妙的原故，後來却有一班度曲者，既不能夠講究音譜宮韻，詞句又卑俚不足道，他們還揚揚得意，以

爲這就可以比得上牡丹亭了，哼，難道這不算東施效顰？顧曲雜言上兀自有幾句話說得好，他道：

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西廂減價；奈不諳曲譜，用韻多任意處，乃才情自足不朽也。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，伶人之稍習文學者，動輒編一傳奇，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祕；然悠謬粗淺，登場聞之，穢溢廣座，亦傳奇之一厄也。

這話說得很痛快，但他講湯顯祖不諳曲譜，却是冤枉了人。湯顯祖不是不諳，他是不願勉強求苟合的。那一班徑徑君子，眼看不慣，自然是很惋惜的嘆息：

臨川學士，旂鼓詞壇，今玉茗堂諸曲，爭膾人口，其最者杜麗娘一劇，上薄風騷，下奪屈宋，可與實甫西廂交勝。獨其宮商半拗，得

再調協一番，辭調兩到，詎非盛事歟。惜乎其難之也。（衡曲塵談）

湯顯祖難之歟！湯顯祖未必難之，只是別人難之，便以爲湯顯祖也難之了。湯顯祖之敢於大胆的說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，是他固自知甚明，音節不順；他如果願意再調協一番，也就不再等別人先說話了。雨村曲話且曾說：「……獨音韻少諧，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。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，倒確可奉贈牡丹亭，只是這個「病」字，我以爲適得其反，若是改做一個「妙」字，那倒很對的了。因爲這個緣故，許多度曲家都十分惋惜，不約而同的大家都來替他改造。老實說罷，大家聽湯顯祖的足不適履，偏生湯顯祖又不肯削足相就，於是大家幫幫忙，替湯顯祖來削足。至於削足削得痛不痛，却因足長在湯顯祖身上，所以大家感覺不到；大家雖見到赤紅的血，倒覺得鮮艷得很哩。羣崖曲選上說：

……是記初出，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，因有爲之刪改者。吳江沈學菴（璟），首爲筆削，屬山陰呂玉繩，轉致臨川，臨川不憚，作小詩一首，有「縱饒割就詩人景，却愧王維舊雪圖」之句。（沈本更名台夢記。）其後有碩園刪訂本，（刻入六十種曲。）有臧晉叔刪改本，有墨愁齋改訂本，（易名風流夢，見墨齋十四種。）皆臨川歿後行世，雖律度諧和，而文辭則遠遜矣。

又說

……記中舛律處頗多，往往標名某曲，而實非此曲之句讀也。清初鈕少雅，有格正還魂二卷，取此記逐句勘核九宮，其有不合，改作集曲，使通本皆被管弦，而原文仍不易一字，可謂曲學之健將，不獨臨川之功臣也。（今爲貴池劉氏，刻入彙刻傳奇中。）冰絲館校

刊此記，厘正曲牌，校對正襯，未常不慘淡經營，以較少雅，實有天淵之別。納書禮訂定歌譜，自詡知音，亦以少雅作爲藍本，有識者自能辨之也。……

以上兩段話，也只不過指其犖犖大者而言之，其他的改訂本，尙有許多，吳先生不曾說到。但是那些改訂本，湯顯祖對之總覺得不愜意，所以呂玉繩將改竄本給他看了，他又發一篇議論，（按湯說的是呂玉繩改本，并非說沈寧庵改本；所謂摩詰冬景圖，也非說沈寧庵，不知吳先生的根據，究與此有何不同處。）這便是他與凌初成書。

湯顯祖答凌初成書

不佞生非吳越通，智意短陋，加以舉業之耗，道學之牽，不得一意橫絕流暢于文賦律呂之事。獨以單慧涉獵，妄意誦記，操作層積，

有如暗中竄路，闖入堂序，忽然靈光，得自轉折，始知自上葛天，下至胡元，皆是歌曲，曲者，字句轉聲而已。葛天短而胡元長，時勢使然。總之，偶方奇圓，節數隨異，四六之言，二字而節，五言，三七言，四歌詩者，自然而然；而至唱曲，三言四言，一字一節，故爲緩音，以舒上下長句，使然而自然也。獨想休文聲病浮切，發乎曠聰，伯琦四聲無入，通乎朔響。安詩填詞，率履無越。不佞少而習之，衰而未融，辱足下流賞，重以大製五種，緩隱濃淡，大合家門。至于才情爛熳陸離，嘆時道古，可笑可悲，定時名手。不佞牡丹亭記，大受呂玉繩改竄，云便吳歌。不佞啞然笑曰：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，冬則冬矣，然非王摩詰冬景也。其中駘蕩淫夷，轉在筆墨之外耳。若夫北地之於文，猶新都之

于曲，餘子何道哉！

湯顯祖對於劇曲音節的見解，在這封信中，可算得發揮淋漓盡致了。湯顯祖他用下這樣的苦心，呂玉繩不能了解，只是那般胡鬧，無怪乎湯顯祖要大發其脾氣了。他一面批評呂玉繩不對，一面還生怕他的家樂要演呂玉繩改過的牡丹亭，於是他急忙忙的寫信與伶人羅章二，由那封信更可見到他防範呂家改的劇本，甚於防範百斯篤的傳染一般。

湯顯祖與宜伶羅章二書

章二等安否？近來生理何如？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，其呂家改的，切不可從：雖是增減一二字，以便俗唱，却與我原作的意趣，大不同了。往人家搬演，俱宜守分，莫因人家愛我的戲，便過求他酒食錢物。如今世事總難認真，而况戲乎？

他自己要保留自己的意趣，真是一點也不肯犧牲，雖是吳瞿安先生說過：「……記中外律處頗多，緣臨川當時，尙無南北宮譜，所據以填詞者，僅太和正音簿，雍熙樂府，詞林摘艷數種而已。不得以後人之律，輕議前人之詞也。……」（這本是說紫敘記的話，但事實上可以通用。）這話說來，似甚公平，但我的見解，和他還略有一些出入。我覺得，湯顯祖的作物，決不會因曲譜之增多而能使他變更填唱，他既然是那樣度的曲，便那樣度了，如果詞句上，後來發現的不一定能比以前作的好，他一定是不肯改的。那怕平仄陰陽的錯誤，他可以一概置諸不聞不問。讀湯顯祖的劇曲，是不能夠與讀別人劇曲一般，至少心下先要有個想念，「現在讀的是湯顯祖劇曲了！」有此見解，然後才夠得上賞鑒牡丹亭，然後才夠得上批評牡丹亭。否則斟酌酌徵，和大家一例看待，便只覺得牡丹亭的壞處，

看不出牡丹亭的好處來了。雖然有許多人說牡丹亭曲譜的壞話，我們頂好不去聽他。要知湯顯祖自己做的牡丹亭，并非是不能唱，只是不便於俗唱而已。此時，我們再來研究研究各人，代牡丹亭製的曲譜，究竟是如何，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。

據我個人的意思，鈕少雅的格正還魂，雖爲牡丹亭正音之始，但并不因此使他普遍。如果我們比較起來說話，訂譜訂得很好而不會亂改字的，那只有葉堂的納書禮曲譜和馮起鳳的吟香堂曲譜。納書禮曲譜有一篇序，說得很有道理，雖然不免自負一點，對詞譜上倒有相當的認識，茲錄於下。

臨川湯若士先生，天才橫逸，出其餘技爲院本，環姿妍骨，斷巧斬新，直奪元人之席。生平撰著甚夥，獨四夢傳奇，盛行於世。顧其

詞句，往往不守宮格，俗伶罕有能協律者。邯鄲南柯，遭臧晉叔竄改之厄，已失舊觀；牡丹，雖有鈕譜，未云完善。惟紫釵無人點勘，居然和璞耳。余少喜掇拾舊譜，而以己意參訂之：邯鄲南柯牡丹亭三種，彈聰傾聽；較銖黍而辨芒杪，積有歲年，幾於似矣。至紫釵竊有志焉，而未逮也。晚獲于夢樓先生，竭口贊余以譜之。繼遇竹香陳刺史，召名優以演之，於是吳之人莫不知有紫釵矣。始余以牡丹亭考核較精，擬先訂一譜。餘三夢姑置焉，既而喟然嘆曰：天下事不用心焉則已，用心焉而離合分劑之數，未有不炯然內照者。夫余之譜四夢，亦既得失自知焉矣，而炫長，而諱其短，何爲也哉？於是重加厘訂，彙刊以問世。昔若士見人改竄其書，賦詩云：「總饒割就時人景，却愧王維舊雪圖。」且曰：「吾不顧捩壺

天下人噤子。」此微言也，若士豈真以振噤爲能事，嗤世之盲於音者衆耳。余既遠衆口而存其真，庸詎知後世度曲之家，不仍以爲振噤而掩耳疾走者乎？且邯鄲南柯牡丹亭三種，向有舊本，余故得撫其失而訂之。而紫釵之譜，蒙獨剗焉，又焉能免于黃梓土鼓之誚也乎？簫簫斯在，牙曠難期，願與海內審音之君子共正之。

這位懷庭居士，他也知道牡丹亭原譜，只是不合於俗律，所謂納書楹曲譜，正自爲合於俗律；不過他的好處，就是沒有更改原詞罷了。他曉得湯顯祖「不願振噤」一語，是微言耳，這也是他眼光銳利之處。由他話中，知道王夢樓很幫他的忙。王夢樓對湯顯祖作品却是如何批評呢？他正這麼說：「……玉茗與到疾書，於宮譜復多隕越。……」再說，葉堂的訂正牡丹亭譜，并非他的創造，不過「向有舊本，撫其失而訂之」罷了。這個舊

本，如果以霜崖曲選的話爲準，那麼，他還是以鈕少雅原譜爲藍本的了。究竟納書樓中的譜，是怎麼樣訂法的呢？另外他有一篇「四夢全譜凡例」，說得很明白，不妨再寫下來：

甲：南曲之有犯調，其異同得失，最難剖晰，而臨川四夢爲尤甚。譜中遇犯調諸曲，雖已細注某曲某句，然如雙梧，鬥五更，三節鮑老等名，余所創始，未免穿鑿。第欲求合臨川之曲，不能謹守宮譜，集曲之舊名，識者亮之。

乙：臨川用韻，間亦有筆誤處，如「歡撓」中鳴嘍之「喂」字，以皆來押歌戈；「香覺」中零通之「通」字，以魚模押家麻，未免乖謬。至其字之平仄聲牙，句之長短拗體，不勝枚舉。特以文詞精妙，不敢妄易，輒宛轉就之。知音者即以爲臨川之韻也可，以爲臨

川之椿也可。

丙：是譜依據原本校錄，除引之不用笛，和者不加工尺，餘雖支曲小引，亦必斟酌盡善，未嘗忽略。惟「冥判」之混江龍不錄全譜，蓋此曲才大如海，把讀且不易窮，豈能一一按歌，故僅照特派譜定。

從這段凡例中看去，很可以見葉堂的小心。「冥判」中的混江龍，據說是最不守規矩的，誰都怕惹他，無怪乎葉堂要說他「才大如海，不易把讀」了。噁脣齊齒，全無一定，老實話，度曲家也只有湯顯祖，別人却誰敢這樣辦？再看吟香堂曲譜上石韞玉的題序，從那題序上也可看得見一點關於牡丹亭的價值：

湯臨川作牡丹亭傳奇，名擅一時。當時脫稿時，翌日而歌兒持板，

又翌日而旂亭已樹赤幟矣。然而年來舞榭歌臺，工同曲異，而卒無人引其商而刻其羽，致使燕筑銷瑟，妙處不傳，亦詞人之恨事也。今雲章馮丈，取臨川舊本，詳註宮商，點定節拍，講既就，索序於余，余生平愛讀傳奇院本，心竊許牡丹亭爲第一種，每當風月良宵，手執一卷，坐乘花深處，作洛生詠，餘音鏗然，縹緲雲霄，則起謂人曰：此中自有佳趣，何必冷雨幽窓，致令其聲不可聽乎？今觀此本，凡佳人才子，輕憐愛惜之致，以及嬉笑怒罵，里巷褻嫺之語，與夫歎歎愁苦之音，靡不傳神於栩栩之中，設使九京可作，隨川當亦首肯，微特僕擊節嘆賞爲無窮也。往昔讀元人「鴛鴦繡出，金針不度」之句，心常恨恨。茲則鴛鴦出拍，字接板隨，腔如鶉鳳之鳴，如流鶯之囀，此真會心人與。異日者甘四橋邊，二分明月；

上尺工六 工尺 上尺上四 合工 合四 合四 上四合工 尺 尺工 尺上

霞 翠 軒 雨 絲 風 片 烟 波 畫

四 尺尺上 工 工 空 上五 空工 尺上 四尺 上尺上四合

船 錦 屏 人 忒 看 的 這 韶 光

合上四

賤

老實講，有許多話是很難說的，從前人的讀音，本是相差甚遠，不盡相同，如果要處處將前人歌譜合於後人歌唱，恐怕過三五年就得重填一回譜子。牡丹亭差不多是一個實驗的劇本，注意他譜調的人，因之甚多。就如桃花扇中「傳歌」一折，對此也頗加研究，所談的也止「游園」中「皂羅袍」這一段，談得很有趣，便為附錄於此：

(淨)(問介)昨日學的曲子，可會記熟了？

(旦)記熟了。

(淨)趁着楊老爺極座，隨我對了，好求指示。

(末)正要領教。

(旦)「皂羅袍」原來焙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……

(淨)錯了，錯了！「美」字一板，「奈」字一板，不可連下去。另來另來。

(旦)……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？朝飛暮卷，雲霞翠軒，雨絲風片，……

(淨)又不是了！「絲」是務頭，要在嗓子內唱！

(旦)……雨絲風片，烟波畫船，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。

(淨)妙妙！是的很了。……

這段東西寫得很妙，不但寫出一個活龍活現的蘇崑生，而且孔云亭對曲子的見解對牡丹亭的譜調，也可算深得其三昧了。他所說的務頭，他所說的板眼，自然是行家的話；可是放在現在看，却也不完全的都對，這可見我在前面所說的定理，也有三兩分可信的。云亭距顯祖爲時未遠，許多話在那時更覺得十分精妙入微。

大家都說湯顯祖譜子譜得不好，却又都盛稱牡丹亭的詞句優美，所以我在前面下一決斷語，以他的才情，要譜得調門合唱，必非難辦的事，只是他不願削足適履罷了。他的詞句究竟如何美呢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，讀者自會去欣賞他。若是說有書可證的話，那可證的書也就太多了。我現試

舉兩則如下。但我所找到例子，仍然是美他的詞句，而笑話他的譜調的，因爲這樣纔有點意思。

玉茗四夢，其文字之佳，直是趙璧隋珠，一語一字，皆耐人尋味。惟其宮調舛錯，音韻乖方，動輒皆是。一折之中，出宮犯調，至少終有一二處。學者苟照此填詞。未有不聲律怪異者。在若士家藏元曲至多，但取腕下之文章，不顧場中之點拍，若士自言曰：吾不顧振盪天下人嗓子。噫，是何言也！故讀四夢者，但學其文，不可效其法。尤西堂目四夢爲南曲之野狐禪，洵然！（顧曲塵談）

湯顯祖字義仍，號若士，臨川人，萬歷癸未進士。所著「玉茗四種」：還魂記，南柯記，邯鄲夢，紫釵記。以還魂爲第一部。俗呼牡丹亭，句如「兩絲風片，烟波畫船，」皆酷肖元人，惜其使才，

於韻脚所限，多出以鄉音，如「子」與「宰」叶之類，其病處在此，

佳處亦在此。（雨村曲話）

這兩個例子，不過隨便寫來做小小的證明，其實在前面幾章中，關於這樣的，已經講了不少了。更有說得神氣的，講湯顯祖填牡丹亭的時候，運思甚苦，廢寢忘餐。有一天，他老人家忽然宣告失蹤。家中人遍處去尋他，只是尋弗着。最後聽見他的哭聲，才發現他睡在庭中積薪之上。那時他涕淚縱橫，哀不自勝，家中人駭了一跳，便問他爲什麼如此傷心？他嗚咽回答道：適才填詞，填到「賞春香還是舊羅裳」這一句，所以不覺傷心起來。（劇說）這一段故事，是真是假，我們也不敢估定，但是有人欣賞他的詞句美麗，於此也可以想見一斑。

湯顯祖不但長於美麗的詞句，而且有許多可以隨便的地方，他都研究

得結實。牡丹亭中處處都考究，一點也不肯含糊。譬如「冥判」中的胡判官，看來似乎是他信手拈來，誰知他都是有根據的。這些小地方他都不放鬆，其餘可想而知了。

吾友譚星符，名泰，江寧人，乾隆丙午舉人，深於音律之學。生平愛牡丹亭，詳爲註釋，書語余曰：「冥判」一齣，用胡判官，蓋釋

典中，八月判官姓胡；杜小姐八月死，故用此也。（劇說）

話再朝回頭說湯顯祖詞句佳麗，固盡人皆知，兀自也有人說，他詞句雖好，未常不受別人的影響。所以曹棟亭只管大口的說：「吾作曲多效昌齡，于比臨川之學董解元」臨川是否學董解元，恐怕不能夠這樣輕易的武斷。有人說湯顯祖的曲子的確有模仿他人之處，并且舉出例子：

遺魂記云：「轉過這芍藥欄前，緊靠着這湖山石邊。」通曲已膽喪

人口，而不知實以喬孟符金錢記「我見他恰行這牡丹亭」又轉芍藥

圃，薔薇後」數語爲藍本也。（藤花曲話）

宮大用范張鷟黍第一折第一篇經史道德大論，抵多少宋人語錄。曲

目中用「隨邪」二字，乃玉茗所本。（劇說）

自古詩詞相通，而人類的靈感與情緒，又往往不謀而合。更加以前人生活狀態，雖相距數百年，實際上却總差不多遠，所以寫出文字來，便常會彼此相通。如果一定固執說誰在模倣誰，那就不免要大興其文字之冤獄了。譬如說牡丹亭會模倣別人，則後人模倣牡丹亭的，將記不勝記了。公道一點說罷，一個好的作品，最容易使人有深刻的印象；讀過好作品，以後下筆爲文字，便不免受一種暗示。除了成心的模倣而外，彼此偶有相通之處，那是無足詫異的。這裏有一個比較公平的例證：

「鼻星（當作晴）絲吹來閉庭院」，湯玉茗牡丹亭曲語也。前人咏游絲云：「誰家柳絮閉庭院，風軟吹來寸寸愁。」或譏其用牡丹亭曲中字。余謂，游絲詩用牡丹亭，亦不妨，因詩與題相稱也。漁陽「十日雨絲風片裏，濃春烟景似殘秋」，又何嘗不用牡丹亭耶。（桐

蔭清話）

像這種地方很多，也不必一一去舉例證，湯顯祖癩祭的罪名，我們總須替他洗刷一下而已。

詞句方面，牡丹亭幾無一語不精妙。要領略他的精妙，必須仔細的諷詠，吳吳山三婦評牡丹亭，指出許多他的特點，那也是一本值得看的書。

六 牡丹亭之女讀者

一部書總有一部書的讀者，也有一時傳誦的作品，人手一篇；也有垂之萬古的作品，再版再版復再版；也有著作老於青山，永不獲售的。這或許一半是著者的氣數所關，有幸有不幸；一半也要看作品內容的充實與否罷。大概最易引起人讀書慾的，莫過於感情生動的文學書。因為人是感情動物，看講理的書不如看言情的書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中學生上代數幾何的時候，往往在抽屜裏放了其他的小說書，這是極平常的事。然而文學書自古以來，恆河沙數，却怎能够使每部文學書都不脛而走千古流傳呢？這

只有看每部書本身的文學價值，同他所含的感情分子的多寡而定了。

杜丹亭是文學書，杜丹亭是含有價值而有多量感情分子的文學書。杜丹亭的讀者，是無老無少，無男無女，無貴無賤，無村無僧。但是讀了杜丹亭以致發生重大的刺激，成爲野史上的傳說。那便以少年而俏麗的貴女子爲最甚。有的爲他痛哭，有的爲他而想嫁他的作者，甚至於有的爲他而自殺。這種偉大的奇跡，多麼的驚人！所以道學家要說他搖惑人心，使無情的人變爲有情，使有情的人變爲痴情。荃窗異草中有詩一篇道：

死死生生一縷情，臨川妙筆可憐生；
誤他多少痴兒女，博得風流玉茗名。

「誤他」這兩個字，大概就是一般道學家替湯顯祖下的罪狀。因爲讀了杜丹亭，爲他所誤，以致成爲痴情的可憐生，罪雖有罪，然而罪不致

死。牡丹亭如何的使人痴法呢？最痴的又有幾人呢？這裏有書爲證。

第一個情痴，當然要算婁江女子俞二娘了。她生前校閱牡丹亭，且讀且疏，以致爲情而死。死時猶以不見牡丹亭的作者是如何人爲憾，這也可見她的痴處了。

俞娘，麗人也，行二。幼婉慧，體弱常不勝衣，迎風輒頓。十三，痘苦左脇，彌連數月，小差，而神愈不支；媚婉之容，愈不可逼視。年十七，天。當俞娘之在床褥也，好觀文史，父憐而授之，且讀且疏，多父所未解。一日，授還魂記，凝睇良久，情色黯然，曰：「書以達意，古來作者，多不盡意而止，如生不可死，死不可生，皆非情之至，斯真達意之作矣。」飽研丹砂，密圈旁注，往往自寫所見，出人意表。如感夢一齣，註云：「吾每喜睡，睡必有

夢，夢則耳目未經涉，皆能及之，杜女固先我着鞭耶？」如斯俊語，絡繹連篇，顧視其手跡，滄媚可喜，當家人也，某嘗受冊其母，請秘爲草堂珍玩，母不許，曰：「爲君家玩，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。」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。俞娘有妹，落風塵中，標榜第一，時稱仙子。而其母私於某曰：「恨子不識阿三。」吾家所錄副本，將上湯先生，謝耳伯愿爲郵，不果上。先生嘗以書抵某：「聞太倉公酷愛牡丹亭，未必至此。」得數語入梅花草堂，并刻批記，幸甚。又虞山錢受之，前取西廂公案，參倒洞聞漢月諸老宿，詩愈娘本戲作傳鐙錄甚急，某無以應也。世間好物不牢，彩雲易散，瓊瑤脆，斯亡足怪；不朽之業，亦須屢厄後出耶？挑燈三嘆，未能無憾于耳伯焉。（梅花草堂集）

因爲她這般痴法，所以極疏批的牡丹亭，最後終於呈獻到湯顯祖的面
前。湯顯祖也甚爲感動，有詩哭之。其詩見於兩種有名的詩話中：

……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娘，酷嗜其詞，斷腸而死，故義仍作詩哀之
云：「畫燭搖金閣，真珠泣繡窗，如何傷此曲，偏只在婁江？」

（靜志居詩話）

湯義仍有哭婁江女子詩，叙略曰：婁江女子俞二娘，年十七，未適
人，酷嗜牡丹亭傳奇，批注其側。幽思苦均，有痛于本詞者，憤惋
而終。周明行中丞言：王相國嘗出家樂演此劇。言：吾老年人，頗
爲此曲惆悵。王禹泰亦曰：乃至俞家女子，好之至死，情之于人，
甚哉！詩曰：「畫燭搖金閣，真珠泣繡窗；如何傷此曲，偏只在婁
江？」臨川四夢，首推還魂，俞家女豈即阿麗見身耶？批之注之，

可亡憾於王維舊雪圖矣。（柳亭詩話）

湯顯祖的詩中，有「偏只在婁江」一語，可知婁江傷此曲之人，必在兩個以上。不過其餘婁江的牡丹亭讀者，姓甚名誰，一時却無從探訪，只好擱下不提，却是有人可憐俞二娘賚恨以沒，便存心將她死魂串入活人中演戲，這便是蔣士銓臨川夢中間的玩藝，臨川夢裏面說，俞二娘（臨川夢著爲俞二姑，想係因其未嫁之故。然遍考他籍，率稱俞二娘，遂仍用娘字。）死後，孤魂游蕩，遍處訪覓湯顯祖。先到白門太常寺門神擋他的駕，說湯顯祖已貶作廣東徐聞縣尉；她便向徐聞走去，剛走到梅嶺，却遇着小釋迦，這佛爺告訴她，湯顯祖已不在徐聞，升到浙江作令去了。回頭又和她說：「他已辭官歸里，不在浙中，汝若要見他，從此北去，逕投撫州臨川縣內，望見庭中有一樹極高的玉茗花，便是他家也。」俞二娘順了

他的話，果然訪到了湯玉茗。其後，她會合了邯鄲夢中的主角盧生，南柯夢中的主角淳于棼，紫釵記中的主角霍小玉，由睡神的介紹，與湯顯祖相見，大家合唱一個結局道：「堂前玉茗今枯槁，把四夢都從一夢銷，可嘆這夢魂相承夢難了。」湯顯祖的夢不曾做完，蔣士銓却叫他把夢做完了。臨川夢寫俞二娘發願求見湯顯祖寫得甚好，頗能見她的個性，第十六齣「訪夢」，極爲宛妙，中間有俞二娘的一段獨白道：

奴家俞二姑，短命爲人，傷心作鬼。那冥官念我因牽文字之緣，不同情愆之感，將奴永脫輪廻，任憑遊戲。向聞湯先生薄宦留都，因而尋到白門池面。咳！你看燐光遍野，已無樓閣三重；香骨成堆，但有胭脂一井。這些烟花魂魄，粉黛骷髏，何足當人一盼也。……這些話寫來十分凄楚，如果合全書觀之，更覺有些悲涼慘淡的景象。

不過臨川夢的作者同情於湯顯祖的地方，是因爲湯顯祖懷才不售，纔表示一種同病相憐的意思。他對湯顯祖固然十二分頌揚，而其實却是「借他人之酒盃，澆自己之塊壘。」所以臨川夢一方面極力描寫俞二娘的一往情深，一方面在自序中却又說：「獨惜婁江女子，爲公而死，其識力過於當時執政遠矣。」他的本旨，也可以思過半矣。一個男子之表同情於牡丹亭也如此，一個女子之表同情於牡丹亭也却如彼，由俞二娘與蔣士銓的比較，可知牡丹亭的純潔女讀者比含有複雜思想的男讀者，要高明得多多啊！

除了俞二娘之外，當時還有許多女子，讀了牡丹亭之後，都想能夠嫁湯顯祖。雖則這些話可以對證古本，然而是否齊東野人之語，却正難說。因爲過去的這些傳說，往往只是一事，而分傳爲幾種說法，種種說法的相說，一件故事常會成爲若干件的故事，而一個人的故事也常會傳作許多人

的故事。所以下面兩種傳說，只好「姑妄言之姑妄聽之」罷，是否與俞二娘之故事有聯帶關係，這却難於分辨了。

內江一女子，自矜才色，不輕許人，讀遠魂而悅之，逕造西湖訪焉，願奉箕帚。湯若士以年老辭，女不信。一日，若士湖上宴客，女往觀之，見若士皤然一翁，僂僕扶杖而行。女歎曰：「吾生平慕才，將託終身，今老醜若此，命也。」因投于水。（黎瀟雲語）

湯臨川牡丹亭記，膾炙人口。相傳揚有女史金鳳細（梅仙云：蘇州人，宋姓。毓仙云：浙江人，不知其姓。）父母皆故，弟年尚幼，家素業饑，遺貨甚厚。鳳細幼慧，喜輸墨，尤愛詞曲。時牡丹亭書方出，因讀而成癖，至於日夕把卷，吟玩不輟。時女未字人，乃謂知心婢曰：「湯若士多情如許，必是天下奇才，惜不知里居年

貌，爾爲我物色之，我將留此身以待也。」婢果託人探得耗，知若士年未壯，已有室，時正待試京師，名籍籍，傳人口。卽以復風鈿，風鈿默然久之，作書寄燕都達意，有「願爲才子婦」之句。年餘亡復書，蓋已付洪喬公矣。復修函寄之，轉展浮沉，半年始達，時若士已捷南宮，感女意。星夜來廣陵，則風鈿死已一月矣。臨死遺命於婢曰：「湯相公非長貧賤者，今科貴後，倘見我書，必來相訪，惟我命薄，不得一見才人，雖死目難瞑，我死須以牡丹亭曲殉，無違我志也。」言畢遂逝。若士感其知己，出己貲力任葬事。廬墓月餘始返。因理金氏產，并其弟，悉載以去。後其弟亦成名。楊雲生爲余述。（三借廬筆談）

還有，這是在那些傳說以後的事跡，說杭州女伶商小玲，演牡丹亭的

時候，讀到傷心的句子，而氣絕於地上。此事恐怕與「賞春香還是舊羅裳」的傳說是同一情形，大概因為讚美他詞句才發生這種傳說。然天壤之中，也正不可說此事之必無的。

杭有女伶商小玲者，以色藝稱，於還魂記尤擅場。嘗有所屬意，而勢不得通，遂鬱鬱成疾。每作杜麗娘「尋夢」「鬧殤」諸劇，真若置身其事者，纏綿淒惋，淚痕盈目。一日，演「尋夢」唱至「待打香魂一片陰雨梅天，守得個梅根相見」。盈盈界面，隨聲倚地。春香上視之，已氣絕矣。（硯房蛾術堂隨筆）

寫到這裏，真有一點覺得奇怪，爲什麼同情於牡丹亭的讀者，獨以女孩兒家爲最多呢？或許是那時候，深閨弱質，情不得抒，一旦得讀此書，便不覺一脈柔情，痴痴的瞪住罷。還有那西湖女子馮小青，朝淚鏡潮，夕

淚鏡汐，雖則她具有那一種變態心理，只知「自我戀」，但是她對牡丹亭主人翁杜麗娘，獨表示低徊仰慕。她爲此寫了二十八個字，却是傳於人口的一首詩：

冷雨幽窗不可聽，挑燈閑看牡丹亭，人間亦有痴於我，不（一作豈）獨傷心是小青。

這首詩不但成爲名作，而且有人根據這個另外寫了幾本劇曲。有一本名小青挑燈，將俞二娘的故事也編插了進去。還有的，請湯顯祖作風梳院的院主，柳夢梅杜麗娘去做院仙，這也可以算想入非非了。

吳山三婦曾合評牡丹亭，也是痴情所往，發爲文章。雖則有人疑心，說那是靠不住的話，但這種地方，我們也不必過求甚解，只要有此一事得啦。說三婦合評牡丹亭靠不住的是誰呢？此事還見於聽雨軒筆記中：

康熙間，武林吳吳山，有三婦合評牡丹亭一書。按吳山名人，字舒
冕，吳山其號也。工詩文詞曲，與同里洪稗畦昇，并馳名江浙間。
吳山始聘於陳，未婚而夭；取談，逾年亡；繼娶爲錢，與吳山偕
老。三婦皆具妙才，詩筆清麗。其牡丹亭一曲，則陳談評其前半，
而錢續之。評語咸列於上方，吳山復引詩經語作旁批，梓行於世。
人皆艷稱之，予獨以爲吳山所聘所取，咸能讀書識字，事或有之；
若云所評係三婦相繼而成，則其中當有分別之處，何以心思筆氣，
若出一人？鄙見論之，大約爲吳山所自評，而遂其名於乃婦。與臨
川之曲，同一海市蜃樓，憑空架造者也。

此段後面，他還有一段妙文，大談其「婦言不出於闕」，已見於「湯
顯祖之思想與作品」一章中了。也不用再去談他。總之，無論是真是假，

或是或非，牡丹亭能得如許女子的血淚去培養，亭前的牡丹，千萬年後，
必然依舊的鮮紅啊！

丁巳年四月二十五日

附錄一

明史湯顯祖傳（李瑄附）

湯顯祖，字若士，臨川人。少善屬文，有時名。張居正欲其子及第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，聞顯祖及沈懋學名，命諸子延致，顯祖謝弗往，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。授南京太常博士，就遷禮部主事。十八年，帝以星變，嚴責言官欺蔽，并停俸一年。顯祖上言曰：『言官豈盡不肖，蓋陛下威福之柄，潛爲輔臣所竊，故言官向背之情，亦爲默移。御史丁此呂，首發科場欺蔽，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；御史萬國欽，極論封疆欺蔽，時行諷同官許國遠竊之。一言相侵，無

不出之於外，於是無恥之徒，但知自結於執政，所得爵祿，直以爲執政與之，縱他日不保身名，而今日固已富貴矣。給事中楊文舉，奉詔理荒政，徵賄鉅萬，抵杭，日宴西湖，鸞獄市薦，以漁厚利。輔臣乃及其報命，擢首諫垣。給事中胡汝寧，攻擊饒伸，不過權門鷹犬，以其私人，猥見任用。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，而輔臣欺蔽自如，失今不治，臣謂陛下可惜者四：朝廷以爵祿植善類，今直爲私門憂桃李，是爵祿可惜也；羣臣風靡，罔識廉恥，是人才可惜也；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，不見爲愆，是成憲可惜也；陛下御天下二十年，前十年之政，張居正剛而多欲，以羣私人翬然壞之，後十年之政，時行柔而多欲，以羣私人靡然壞之，此聖政可惜也。乞立斥文舉汝寧，誠諭輔臣，省愆悔過。」帝怒，譴徐聞典史。稍遷遂昌知縣。二十六年，上計京師，投劾歸。又明年，大計，主者議黜之，李維禎

爲監史，力爭不得，竟奪官。家居二十年，卒。顯祖意氣慷慨，善李化龍，李三才、梅國禎，後皆通顯有建豎，而顯祖贈證窮老。三才嘗漕淮上，遣書迎之，謝不往。顯祖建言之明年，福建僉事李瑄，奉表入都，列時行十罪，語侵王錫爵，言惟錫爵敢恣睢，故時行益貪戾，請並斥以謝天下。帝怒，削其籍。甫兩月，時行亦罷。瑄，豐城人，萬歷五年進士，嘗官御史，既斥歸，家居三十年而卒。顯祖子開遠，自有傳。

附錄一

玉茗先生傳

湯顯祖，字義仍，一字若士，江西臨川人，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，有文在手。年二十一，舉於鄉，忤陳繼儒，遂以媒孽下第。萬歷五年，再赴會試，張居正欲其子及第，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，延顯祖及沈懋學，顯祖謝弗往，懋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迨居正歿之明年，癸未，始咸進士，與時宰張四維、申時行之子爲同年，二相招致之，又不往。除南京太常博士，久之，稍遷祠部。朝右慕其才，將徵爲吏部郎，上書辭免。十九年閏三月，以替星變，詔責諫官欺蔽，大開言路，顯祖抗疏，論劾教府，

信私人，陰扼台諫，語伉直，數千言，請徐聞典史。至任日，立貴生書院講學，士習頓移。陞遂昌知縣，滅虎放囚，誠信及物，翕然稱循吏。二十六年戊戌，投劾歸，不復出。辛丑外計，追論議黜之，李維禎爲監司，力爭曰：『此君高尚久矣，不應考法。』主計者曰：『正欲處其高耳。』竟削籍。里居二十餘年。父母喪時，顯祖已六十七齡，明年，以哀毀卒，遺命以麻衣草屨斂。顯祖志激昂，風節道勁，平生以天下爲己任，因執政所抑，遂窮老而歿，天下惜之。所善同邑帥機，及李三才，梅國禎，李化龍，後皆通顯，各有建豎。三才督漕淮上，招之，答曰：『身與公等比肩事主，老而爲客，所不能也。』論文以本朝宋濂爲宗，李夢陽王世貞氣焰雖盛，皆斥之爲僞體。當霧零充塞之時，能排擊歷下者，只顯祖與歸有光二人而已。所居玉茗室，文史狼籍，雞埽豕圈，雜沓庭戶，蕭閒

詠歌·俯仰自得，胸中塊壘，發爲詞曲，所著四夢，雖留連風懷，感激物態，要於洗蕩情性，銷歸烏有，作達空觀，亦可悲矣。子四人：士遠，五齡能背誦三都二京，年二十三死；次大者，才致有父風；次開遠，崇禎五年，由鄉舉爲河南推官，奏論時事，屢膺上怒，責令指實，開遠抗論不少屈，上命削職逮治，左良玉率將士七十餘人，士民數百人，合奏乞留，上爲動容，命帶罪辦賊，十年，討平舞陽大盜，以功擢安廬三郡監軍，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，晉秩副使，十三年與黃得功大破諸賊，將用爲河南巡撫，竟以勞瘁卒，哭聲震郊野，贈太僕少卿；弟季雲，亦有雋才云。